

劇幕四

# 時代插曲

李曼瑰著

青年出版社印行

1951年11月15日

MG  
J230  
198

人物：

張自強 公務員  
 張太太 (真英) 其妻  
 張建中 其女  
 張建華 其子  
 張建國 其次女  
 高志飛 農場主任  
 翁愚之 七十老翁  
 翁若斯 (郭太太) 其女  
 郭謨荻 若斯子 十歲  
 郭謨達 若斯女 八歲  
 朱崇聖 商人  
 朱太太 其妻

時代插曲

# 時代插曲



3 2173 1284 6



43883

時代插曲

11

朱金玉 其女

春桃 朱家遠房甥女

龍昌雲 其機關處長

龍太太 其妻

秦月梅（秦姨媽） 張太太的舊同學

打手甲，乙

難民：老母親 兒子 媳婦 嬰兒

地點：

重慶

時間：

三十三年冬至三十四年春

第一幕

佈景：

景是一家房子的院落，三面走廊，現在都做了三家人的廚房。朱家是房東，住的是正房，台右東廂房租給張家，台左西廂房租與翁家。院子裏晾着衣服。從三家人所晾的衣服，可以知道各人的背境和性格。近張家所晾的衣服大都是土布襯衣袴，中山裝。其中有三兩件是很新很珍貴的，

如毛織襪褲，絲襪之類，顯明其中有一個人的衣服是特別講究的。翁家的衣服都帶着洋氣，小孩子的西裝，女人的絲織襯褲，絲織襯裙，短毛襪子，都是半新不舊的洋貨。朱家晾的是布襪，棉褲子等，表現出道地的中國古老式衣裝，但其中也有一兩件是時髦的女旗袍和襪子等。三家的走廊都有木欄杆可坐，都有門簾內，都有幾級石台階下院子。而他們都用了一邊做廚房，留一邊坐立走動。張家在廚房的另一邊擺了一張舊木桌子，幾張靠背木椅子。桌子擺着兩隻小型自製的飛機。翁家放着兩張藤椅，一張小藤桌，鋪着抽花桌布。還從天花板上吊着一張軟藤椅子，用氈子鋪上。椅角堆着小孩的玩具——飛機，車，砲等。朱家除了廚房用具和一張張板凳外，卻沒有放着什麼家具。

那是冬日的一個下午。幕開時，張建國坐在走廊上，拿着一本書在看。他年約十五六，穿着一件破舊的棉袍，一條舊呢褲。其時院子裏一切都靜寂，只有由後院裏傳來的廊將聲，偶爾還有咳嗽「和了！」「三翻！」等聲音。建國雖然拿着書本，却並沒有心看。他把桌上的小飛機拿起來玩了一會兒，又放下，站起來彷彿聞着香氣，便走到他們自己的爐子前邊，把鍋蓋打開看看，又盪上。張太太從裏面喊出來。

張太（在裏面）建國你不唸書，跑到廚房攪什麼呀？

國 我沒有。我怕東西胡了。

張太 燒開水怎麼會胡呢？

國 媽，還不燒飯？



打完了吧？（他們聽一聽，又聽見洗牌聲。）

國 桃 讓我吃一口。（從建國手裏咬了一口，又用杓兒挾了些湯，自己嘗了一口，遞建國唇邊。）這湯纔好哪。

好極了（伸碗）再給我點。（春桃給他挾了一碗。然後自己又挾來就用杓兒吃。）

（拿了一塊豬肝，咬了一口，剩了一半，又送到建國嘴裏。）這豬肝。好吃吧？

好極了？我們好久沒有吃豬肝了！（走到爐邊，探看那鍋湯，於是兩人又繼續挾來吃。）

桃 國 （裝着不高興的樣子。抱怨）我總是待你這麼好。你從來就沒有送過我一丁點東西，龍處長天

天送花送糖給你大姐。就是你哥哥也常常帶東西送我表姐哪。只有你，只有你表槍，從來不送人家一丁點禮物！

我剛要送你一件禮物哩。

是什麼？

你猜。

糖？

不是。

餅干？

不是吃的東西。是你最喜歡的。

我最喜歡的？絲襪子？（國搖頭）粉？（國仍搖頭）胭脂？

口紅。(從口袋裏摸出一枝口紅。)

(拿在手上，欣賞着)我看我表姐也有。枝這樣的。

你表姐纔沒有這個呢。是龍處長送我大姐的。特別托朋友從加爾各答帶來的。

不都是一樣嗎？(欣賞那口紅)這是什麼牌子呀？

大概是美國牌吧。我來替你塗。(春桃接前，讓建國替她塗。後來建國又推她坐在欄杆上，慢慢的塗。朱太太從裏面叫春桃。他們驚駭，站起來。)你舅媽，她回來了！

朱太

(仍在裏面)春桃！春桃！

桃

來了！(春桃入。建國也匆匆走回他自己的走廊，可是忘了把書帶回去。朱太太上。她年約五十，裹腳，穿的短衣棉褲，頭上戴着綉花黑頭包。她看見爐上的鍋蓋打開，忙走前去。)

朱太

(盛怒)這個死家伙！越來越該死了！春桃！春桃！(春桃拿着一枝煙槍出來。朱太太搶前，

用那木杓子向她頭上密密的打。春桃叫了一聲，抱頭大哭。)(你這個該死的東西！該死的東西！)邊打邊罵。建國見打，驚慌的走到院子裏去，又不敢走前。)(一鍋湯，都偷吃了！都吃光了！(仍打着)還偷吃嗎？叫你好好的聽着，等你表舅醒了，就給他湯吃，時候他抽煙。你却跑出來，把湯都吃了！他醒了好半天，你也不去侍候！(她看見建國慌張地站在院子裏，便向他瞪眼。建國縮頭伸舌，轉身便走回家去。)(鬼鬼祟祟作啥子！(看見建國掉在欄杆下的書，檢起來。)(這本書是誰的？(春桃見書，更害怕，想把書要過來，朱太太不給。)(你偷來給他吃！(扯着她的頭髮)是不是？是不是？(春桃哭着不答)偷吃！偷漢！(打。後來向着張家

罵）沒家教！不要臉！跑到人家的廚房偷東西吃！（大聲）誰家不教兒子，不讓兒子吃飽，餓鬼似的偷人家屋裏的東西吃！誰的書不要？誰丟了書來認！張太太！張太太！（張太太出。她是四十四五歲光景，剪髮，藍布旗袍，舊皮鞋，打扮得頗整齊清潔。）

張太 什麼事呀，朱太太？

朱太 這本書不是你們建國的嗎？丟在我們這欄杆上。

張太 這孩子，叫他好好的唸書，不唸！到處跑！建國！建國！

朱太 跑到不跑！（對春桃）你還哭！一鍋子東西都偷吃了，還敢哭！（打春桃）你哭死你爹，哭死你媽。這會兒又想哭死我嗎？人家生了兒子不教我管不着，可是我做舅媽的那一天不教你呀！

張太 朱太太，是不是建國……

朱太 誰吃了誰知道，反正是春桃不好。不要臉的狗東西，跑到別人的廚房跟了頭偷吃的！（她倒了一碗湯走進去。）

張太 春桃！不准你偷東西給建國吃！

桃 是他自己要吃！（建國從家裏走出來。）

張太 你這不爭氣的孩子，爲什麼你書也不唸，跑去吃他們的湯？

國 她叫我吃的嘛！

春桃 是你自己跑來說，好香！好香！（她把煙槍擦好，走進去。）

張太 我多少次教你，叫你好好的唸書，不要東跑西跑！這次是第二個學校不要你了，你知道嗎？再



有第三次的話，你爸爸就一定不再讓你唸書了！

國 我也不要唸了！

張太 不唸書，幹嗎呀？當叫化子去？

國 我去從軍，做青年軍。

張太 從軍！你吃得了那苦頭！

國 爲什呢吃不了？有好的吃，有好的穿。都是要從外國送來的。

張太 你就知道要吃！

國 你不讓我吃飽呀？

張太 什麼時候不讓你吃飽呀？

國 什麼時候都不飽！我就沒有飽過！（哭。張太太一時心傷，也落下淚來。春桃從屋裏出來。坐在欄杆上啜泣。）

張太 （聲音和緩些）那你去弄爐子燒晚飯吧，也快下班了。去呀！把爐子通一通，鍋子洗洗。

國 我不！

張太 你不！你不，你就沒得吃！（建國懶洋洋的走向朱家去。）你又到那裏去呀？

國 我拿回來我的書。（他把書拿着，走近仍坐在欄杆啜泣的春桃。）別哭！疼吧？（春桃哭得更

厲害。）我們一起從軍去。（春桃邊哭邊搖頭。）

張太 建國，回來！聽見沒有？（建國慢慢的走回去，打開書看。張太太走到廚房，準備燒飯。外邊

張太 建國，回來！聽見沒有？（建國慢慢的走回去，打開書看。張太太走到廚房，準備燒飯。外邊

傳來砲竹聲和遊街的音樂隊聲。建國扔下書本，一溜煙跑外邊去。建國！建國！（建國早已不知去向了。她嘆了一口氣。外邊的樂聲砲竹聲繼續着。翁愚之領着諷荻諷蓮上。他約七十餘歲，手裏提着茶管子；兩個小孩子唱着抗戰歌。翁老先生穿一件破舊皮袍；兩個小孩穿的是毛線織的西式衣褲，罩上短呢大衣。）老公公回來了？

翁 回來了！張太太。你都燒飯了？

張太太 我把火通一通。炸菜有嗎？

翁 有，替你買來了。諷荻，給張媽媽拿過去。

蓮 讓我拿。（搶着拿那包炸菜。）

翁 蓮兒乖。

荻 我沒得拿了！

翁 你給朱媽媽送這羊肉。

荻 （拿芥羊肉走到朱家門口）朱媽媽，朱媽媽，（朱太太出）

朱太太 叮，弟弟。你公公替我們買了羊肉了？

荻 在這裏。

朱太太 春桃，你死了嗎？也不給接過來！（春桃把肉接了。）謝謝你了，翁公公。（聽見街上樂聲。）

荻 外邊又鬧的什麼了？  
遊街。有許多人拿着旗子遊街。

還放鞭爆，吹着號筒。

翁 什麼機關呀？我忘了。有幾個職員從軍去了。全體職員遊行歡送。

張太 從軍的人真不少。每天報上都登多少千，多少萬。

朱太 也不知道那裏來那些沒出息的人，生的這樣沒出息的兒子，什麼不好做，要當兵去了？

翁 哎，朱太太，這次可不同了。這次十萬知識青年從軍都是最好的份子纔參加的。

朱太 反正還是當兵。我有兒子纔不許他去當兵了。春桃，你死了嗎？把這個鍋洗洗！

翁 現在不單獨兒子纔當兵了。女子也從軍了。你們金玉小姐也可以做女兵去呀。

朱太 (笑) 我們金玉，她父親連學堂也不讓她上哪！還是我吵着送她上了幾年學吧了。

翁 你們朱先生也該多出去跑一跑了。他的世界是五十年前的世界。他整天躺在床上抽煙，怎麼會

進步呀？

朱太 嗚呀，翁公公，你那裏知道？他也是病纏抽這口煙呀！他從前也是滿處跑的。

翁 現在世界都改變了，都進步了。現在是抗戰的大時代，不止男的要當兵，抗戰，女的也應該負

起責任來，捍衛國家呢。不必說別人，咱們的二小姐也就要從軍。是不是呀，張太太？

張太 是呀。今天從學校回來，也就爲的要去報名。

朱太 真的嗎，張太太？我說，張太太，還是不讓她去。

張太 建民這孩子要作一件事，你就很難讓她不作。

朱太 還是不讓她去吧，張太太。你讓她到那樣的地方去，真的活活把她毀了！

翁 朱太太，你這真是落伍的話。

朱太 你說我落伍就落伍吧。當兵無論如何不是個好勾當！（片刻）建華沒有說要當兵吧，張太太？

翁 就怕女婿去當兵！

朱太 老公公真的老胡塗了！什麼女婿！

翁 不嗎？我看……

朱太 影子也還沒有哪！

張太 再說，金玉小姐金枝玉葉，我們建華那裏來的福氣？

翁 我看這幾年來，金玉小姐和建華，不管你們是怎的說沒影兒，他們是要好的再好沒有了。（外邊又一陣樂響。）現在的青年都有志氣。要從軍就從軍，父母也攔不住的了。

朱太 我有兒子，我就攔住他。

張太 我們建華他倒是不高興這一套。他就惦着要發出洋。

朱太 （放心）是呀。我也沒聽見他說要去。張太太，你兒子都不要去當兵了，更不要讓女兒去呢。

翁 建民這女孩子最要得，聰明，活潑，勇敢，有爲，將來定是個女中豪傑！（謳歌，謳歌一直在院子裏玩槍砲飛機，現在整頓陣容，肅立唱抗戰歌。翁先生和着唱，後來還率鑼伴奏。）

朱太 翁公公，你的鍋子破了。

翁 （大聲叫最後的一句，大力打一下鍋子。後來笑微微拿起鍋子來看）沒有破，沒有破。（唱）「打倒東洋鬼，鍋子破了怕什麼！怕什麼！怕什麼！」（開始通火）糟糕！糟糕！

張太 老公公，怎麼了？

翁 爐子滅了！火沒得了！

張太 你得好好的封上。不然的話，煤 燃完了，可不就息了。

翁 一個家，我什麼都有辦法，只有這個爐子我真的沒辦法！（又通爐子）完了，完了，完了！一點兒火都沒有了！唉！又要再發！

張太 讓我來幫幫你忙。

翁 不要，不要。我自己可以了。你借給我幾條柴罷。

張太 好，我這裏還有幾根。

翁 藟荻，蓮兒，你到張媽媽那裏拿兩根。

蓮，荻 有！（爭先跑到張太太那裏，每人拿了一把。）

朱太 我說，翁公公，像你這樣年紀，都已經七十多了，應該在家裏當老太爺纔是。

翁 爲什麼要當老太爺呢，朱太太？像我這樣年紀，不給日本鬼子打死，不做難民，不餓死，已經

是幸運了，抗戰這麼許多年，我還在自由快樂的重慶活着，這不比做老太爺好得多嗎？唉！還是不成！（煤煙把他薰的眼淚流出來）這個爐子，真沒辦法：

朱太 翁公公，我說，這發爐子的事情到底不是你們男人幹的。你還是等你們小姐回來發吧。

翁 她回來就要吃飯了。

朱太 像你這樣年紀，實在不該讓你做這種事情。郭太太真的也應該想到。

翁 她在外邊做事，她的責任就是賺錢養家。我的責任就是在家裏燒飯。

張太 (笑)人家是男治外，女治內。你們却是反過來，女治外，男治內了。

翁 從前她母親活着的時候何嘗不是她在家裏管家，我在外邊做事呢？

朱太 你不是說有個什麼地方要請你去做事，很舒服的事嗎？還不如去做了。不是說薪水比你們小姐還多。

翁 我去做事，這個家誰管呀？

張太 真的，現在賺一份薪水，請一個用人還不夠哪！

翁 用人，這重慶的用人我不用，你還沒用他，他便來用你了！

朱太 那麼就讓你們小姐在家裏管家，你出去做事。我說，一個婦道人家到底還是在家的好。

翁 可是我這個女兒皇帝，却絕對不肯管家的。

張太 郭太太，她也真能幹。有許多男人都比她不上哪。

朱太 能幹，怎麼能幹，到底是個婦道，我的女兒，我就不讓他到外邊去拋頭露面！

翁 她喜歡拋頭露面，就讓她拋頭露面好了。反正我在家燒飯也可以，到外邊去作事也可以，都無所謂。可是像郭斯這樣的所謂新女性的人却不像我這樣想。她們總覺得要跑到外邊去做事纔算能幹，在家裏管家就覺得羞恥。她們是這樣心理的。(看見爐子的火已經燃起來)呵！我的爐子着了！着了！(一邊搨着火，一邊唱着歌。)

張太 老公公到底有辦法。

翁 也算是日本鬼子的恩賜吧。不是抗戰，也絕不會有這本事。

甄太太 可不是？（嘆息）這幾年也把人磨夠了！（又笑）把誰都磨出本事來了。

朱太太 是呀！從前誰家當太太的到廚房去呀？我從前從看門的一直到打掃的小聽差，足足十個八個人。現在一個也僱不起了！還都是日本鬼子害的？

翁 你怎麼僱不起呢，朱太太？

朱太太 唉，那麼貴，你捨得嗎？從前我僱十來個用人，一個月纔花幾十塊錢。現在僱一個就去你幾千了，白的是銀子，紅的是血呀，你心不疼嗎？

翁 那不是一樣？人家早把後邊三個圈去掉了，一千就是一元，其實不到一元。現在花幾千還不是從前幾塊錢？

朱太太 幾千和幾塊到底不同呀。

翁 怎麼不同嗎？尤其是你們做生意的。你們動不動就說幾千萬，幾萬萬。不花了要來幹嗎！

朱太太 （笑）朱公公你開誰的玩笑？誰有幾千萬，幾萬萬？

翁 怕我跟你伴嗎？

（高志飛上。他三十歲光景，穿着中山裝，一條馬褲，一手抱着一個布包，一手提着一個藍子，左腳是跛的，僵僵而上。）

狄、蓮 高伯伯！高伯伯！（走前搶着替他拿東西。）

高 呵，Eddie, Ellen。冷不冷呀？（他一手拉着謁狄，一手拉着謁蓮，向張家走。）

荻 不冷！

蓮 不冷！

高 （對張太太）伯母纔剛燒飯吧？

張太 是呀，志飛，你來了？

高 我今天早上八點就動身了，打算趕來吃午飯的。一直等到現在纔到。你看歌樂山離重慶纔有幾里路？却足足費了七八個鐘頭！這種交通，真是豈有此理！

翁 所以我纔是走路。憑這兩隻腿，準確得多了。

張太 （看見兩個小孩眼睛釘着那個籃子。）有吃的嗎？打開來分點大家吃。

高 有橘子，廣柑。（給兩個小孩一人分一個廣柑。拿出一隻燒鷄來。）這隻燒鷄我叫他們給燒好了，省得你們麻煩。

蓮 燒鷄！

荻 香極了！

朱太 怪不得二小姐今天一早就回來了。她準是聞見這香味。

高 朱太太，您好呀！請朱太太吃廣柑。（讓蕩荻拿了兩個廣柑送朱太太。）

朱太 謝謝你，高先生。

高 建民真的回來了？

張太 回來，吃過飯又出去了。



高 還回來吧？

張太 回來的。

高 前幾天有個從貴陽來的難民，要賣這件皮大氅，我想建民剛合適。（把包裹打開）

張太 你送她這麼好的大衣做什麼？

朱太 （羨慕）好幾萬塊錢吧？本來我們金玉也有一件這樣的。大前年寄幾件行李在鄉下朋友家，誰知道那麼巧，都被鬼子機炸的清光！

藹菽，藹蓮，你們該讀書了。待一會兒，你媽米回來，看見你們不讀書，又該罵了。（兩個小孩仍守着那個燒雞）

張太 待會兒吃飯的時候，請你們吃燒雞。

翁 來呀，菽，蓮兒！（二孩回家去。翁也要跟着進去。）高先生，空了這邊坐坐。

高 （站起來）一定，老先生，一定。（翁和二孩下。）

朱太 春桃，你好好的看火。東西再少一點，當心剝你的皮（下）

高 伯母，聽說建民要從軍。

張太 誰告訴你的呀？

高 有人告訴我。

張太 是的，今天回來，就是要報名。

高 你們真的讓她去嗎？

張太 不讓她也要去的，你知道這個女孩子的脾氣。而且她父親也管着他。你怎麼樣呀？

高 我有怎麼樣呀！若是別人，我倒可以勸勸，可是她，我却不好勸。她一定說我是爲着自私。其實，伯母，你知道我只耍她答應了，什麼時候結婚都可以的。莫說是她從軍的兩年，我願意等，就是等她一輩子，我也情願的，只要她明白我是真誠的。

張太 建民也知道你是真誠的。

高 那麼，伯母，請你跟她好好的說一次。

張太 本來她父親說兒女的婚姻，讓他們自己決定，父母最好不參與什麼意見。

高 可是你所看到的，我是個什麼人，你所想到的我將來是個什麼人，你最少可以告訴建民，讓她也知道我多一點吧。我和建民，總算已經二十年的友誼了。記得我母親第一次帶我到你家的時候，伯母，建民纔剛學走。像這樣悠久的友誼，絕對不會變的，也是很少有的，我相信。

張太 我很知道，志飛。難道我不想把我的女兒交給一個可靠的人嗎？而且你母親在漢口臨死的時候，還把這件事向我提。

高 我母親是最明白我的。她就惦着我這隻腿好不了，建民就……

張太 倒不是爲着這個，志飛。建民也絕不會想到嫌你的腿。

高 那爲什麼呢？

張太 她說她根本不要結婚了。建民是個很奇怪的女孩子，從小就和別的女孩子不一樣。

高 我也是因爲這愛她。

張太 我爹她很知道她的。像建中，你差不多都知道她在想什麼，要做什麼的。但是建民便不同，你想她會那樣，她總不會那樣的。我也知道你好，也想她的心早點定了；所以我也給她講過幾次。

高 她怎說？

張太 她總是當我是個小孩子，轉過頭來取笑我急着當丈母娘。

高 這就像她。她對我也是一樣。

張太 除了跟她父親，還說幾句正經話，她對誰都是那樣嬉皮笑臉的。真的叫人沒辦法！（張健民上。她短髮，膠底皮鞋，一件藍布短旗袍。）

民 誰叫人沒辦法呀？

張太 你呀。

民 我怎的叫人沒辦法呀？媽？張太太？張夫人？告訴我。（抱着她母親。）

張太 就是這樣哪！你別這樣纏着我。你看，志飛給你買了漂亮的衣服。

高 志飛，什麼時候到的呀？

民 剛到。

高 你的雞都好吧？都活着吧？

民 很好。今年成績特別好。養五百隻。活五百隻。現在又孵了一千隻小雞。多麼好呀。趕明兒一定封做雞博士。

張太 志飛還燒了一隻送我們哪。

民 (看見那雞) 哦！美極了。燒了有點可惜。

張太 別胡說了。你們進去坐坐吧。

民 在這裏圍爐談話，豈不更好？(走去爐邊去伸手取燄。一時靜寂。張太太進屋子去。)

高 建民，有個難民要賣這件皮大氅，我想你會合適的。你穿穿，看合適不。

民 皮大氅？多麼好呀？我從來沒有穿過皮大氅。(走前，拿起那皮大衣) 嗶啾！好講究！

高 (高興) 你穿起來試試。

民 (穿起來) 好漂亮！

高 你喜歡吧？

民 假如我是一個嬌小姐，或是一個闊太太，那我便喜歡了。真的，我該是喜歡到發瘋了。

高 那好極了，我就買了它。

民 但可惜我穿不着這講究的東西了，志飛。我要從軍了。

高 你真的要從軍？

民 不是真的，是假的？

高 好好的死慮過了嗎？

民 (笑) 是不是勸我不要去？

高 我不會勸你不要去的。我恨日本人比你更厲害。我父親給日本鬼子殺死，我母親給他們炸死，

而我自己這隻腿，也是鬼子害的。我應該是頭一個報名從軍，跑到戰場去殺敵，爲我的父母報仇纔是！誰去從軍我都佩服，我都鼓勵的，我斷不會勸他不要去。

（拍着他的肩膀）你真不錯，志飛。把這件皮大衣送還物主，省幾萬塊錢吧。你什麼時候入營呀？

還不知道呢。不過已經報名了。也許學校要送我們到復興關去受訓。

高 民 （良久）建民，你是很知道我的。我……

你又來了，志飛。你告訴我，你的雞怎樣，鴨子怎麼，橘子廣柑怎樣不好嗎？

我有幾句話要在你從軍以前表白的。我并不反對你從軍，我也不是要求你跟我結婚。我只是讓你知道，我是愛你的，永遠愛着你。無論你去多少年我一樣的等待你。

高 民 志飛，你真是個傻子。有什麼好等呢？你還在等待的時候，也許我早已成了灰了。

總之，我這生命，我這魂靈，充滿了愛。無論你是在東，在西，在南，在北，在天上，在地下，在天涯，在海角，我永遠是愛着你，等待着，永遠等待着。昂然屹立，聲音雄壯，像浪漫詩人在背誦他得意的作品。建民，建民，我願意把我這顆心剖開出來，赤裸裸的給你看看。你便知道世界上，不會再有一個人比我更忠心，更誠懇，更深情。揚子江的水可以乾枯，峨嵋山可以倒塌下來，但此心不可變，此愛不可滅！

（忍不住笑）志飛，你真是個小說裏的英雄，但可惜我不是傳奇裏的美人兒。

高 民 （生氣）建民，你總是這樣！總不肯跟我說句正經的話！（翻唐的坐下。）

民 (注目看他，頗有同情之感。) 志飛，我的正經話和你的正經話，恐怕不是一路的。說得不對勁兒，反倒叫你不痛快。

高 不痛快有什麼要緊呢？那樣的不痛快比這樣的不痛快，痛快得多了。真的，建民，請你正經的跟我說。你看見我有什麼毛病，告訴我，除了我這隻腿，我都可以改。(哀求) 我一定有許多不合你意的缺點，叫你這樣嫌我。

民 我並沒有嫌你，志飛，而且我還很喜歡你。

高 你何必哄我？

民 我既然不相信我的話，那麼我還說什麼呢？我告訴你，志飛，你的思想是這樣的：以爲一個女子對一個男子，只要他沒有什麼毛病的，只要不討厭他，便應該跟他結婚的。若是她不願意跟他結婚，那便是因爲她不喜歡他，嫌他。

高 那爲什麼呢？

民 哪！這便是你和我不同的地方了。我們兩個的思想方向根本不同。說話都說不到一路，還說結婚，共同生活？

高 我也知道我追不上你。你自由；你長着翅膀到處飛。而我却是個殘廢的人！(聲音沉痛。) 我這隻腿……

民 (安慰他) 志飛，你老是要提你這隻腿，老以爲我不喜歡你這隻腿。老實說，我最敬佩的是你這隻腿。因爲你這隻腿表證你和敵人戰鬥的英勇。

高 我恨不得吃鬼子的肉，踩鬼子的皮！要不是鬼子把我這隻腿弄成這個樣子，我今天也可以從軍，也可以萬里長征，跟你們一同去到前線去和敵人火拚肉搏！（靜默良久。幾個難民走進來，看來是一家人，老母親，兒，子媳婦，還有個襁褓嬰孩。男人提著箱子，背著包袱。）

難民兒 請問先生，有房子出租沒有。我們是從貴陽逃難來的。

民 房子？

高 找不着旅館嗎？

媳 那裏有？昨天已經在街邊待了一夜了？

老母 可憐，老爺，太太，只要租一個小犄角給我們暫時棲身！（咳嗽不止。）

兒 我這個老母親都冷得快要病倒了！

老母 可憐的是小的和後生的。（又咳嗽）

兒 求你們，先生，這樣的院子，大概有多餘的屋子吧？

老母 我們也是好人家。在衡陽，也有田有地，有大房子住的。只不過鬼子趕到來，就逃的這樣零星落索。（咳嗽）老爺，太太，可憐可憐，我這個小孫兒剛滿月，在路上纔生的，在外邊露天歇了不知道多少夜了！（媳婦擦眼淚。）

高 看朱太太不肯租一間給他們。

民 我去問問。（走下院子，看見春桃。）春桃，你去問一聲你舅媽，有人要租房子，看後院那個廂房可以租不。

桃 你自己去問！

民 看你這個懶孩子。

桃 她不在家！在馮家打牌！（建民推朱家的門進去，難民們坐在被包箱子上面。張太太和翁先生都先後從裏面走出來。）

高 從貴陽怎來的呀？

翁 是從貴陽逃來的嗎？

兒 是從衡陽來的。開始跑柳州，住不到一個月又要跑！從貴陽是買的黃魚車票，可是車子跑到半路就拋錨了，便又走路！想不到打了幾年仗，還要受這些罪。

張太 我們還不是一樣逃難的嗎，從南京跑到漢口，漢口跑長沙，長沙跑到這裏來，也是千辛萬苦的逃。

翁 你們就只有這點東西了嗎？

兒 起頭原有十幾件的。在路上差不多三個月，丟的丟，搶的搶，賣的賣，運氣纔留着這兩件？

老母 老太爺，你們好心，讓個犄角給我這個兒媳婦和小孫兒宿宿夜！（建民和朱太太出。朱太太看見難民狼狽的情形，表示很輕視的樣子。）

朱太 就是這一堆逃難的嗎？

兒 （上前）是的，太太。聽說你有房子出租。

朱太 我那裏有房子租？你們爲什麼不到難民營去呢？



兒 我們一樣給租的，太太。

朱太 給租！五千塊錢一個月，一起給兩年的租，拿十萬塊錢來，裏面看房子吧，我讓兩間房子出來。二小姐，裏面陪金玉坐坐，暖暖和和去吧，少管這些閒事。瞧！把我的清一色三翻牌也丟了！（推門進去）。

張太 十萬塊錢！（伸舌）

媳 唉！

老母 兩間居子，十萬塊錢！

民 她花五千塊錢買這種房子，現在兩間居子就要十萬！好大的價！

翁 這母夜叉！不知道要這許多錢做什麼？連廚房都租了給人，逼着一院子的人都在走廊上燒飯！

兒 （失望）這麼我們只好還是到外邊街上去露宿了！（站起來要拿東西走）。

老母 （向大家跪着）老爺，太太，老太爺！慈！可憐可憐我們這一家子，小的，小的，病的病，老的老，讓我們就在這院子外邊宿一兩夜罷。

兒 我們還是要到別地方找房子了。

高 （拿出一疊錢票來數幾張給那男子）去拉個旅館先住一兩夜吧。

兒 旅館也很難找的，現在。

老母 （又跪在地上哀求，老太爺，太太，我真的給你們磕頭！可憐，可憐！救命！我們要是住在外邊宿一夜，準冷死！可憐我七十來歲的人纔是這一個兒子，一個孫兒！（放聲哀號！媳婦垂淚）。

藹荻 藹蓮從裏面出來。

兒 (擦擦眼淚) 媽別哭。

民 我們真是不能夠讓一點兒地方出來嗎，媽？

張太 (爲難) 那裏有呢？我們通通纔這三小間。

翁 那麼我讓一間出來吧。

老母 是嗎？老太爺！(轉身倒跪在他前面) 謝謝您！謝謝您！天保佑您，老祖宗！

兒 真的謝謝老先生！(拿着行李要跟翁進去。)

翁 我進去把東西收拾一下。(難民跟着他進去。)

民 我要到中央團部去一趟。

高 我陪你去，藹荻，藹蓮，帶你們上街好不好？

藹荻 好。(跑過來，一人拉高一隻手。)

高 給你們買鞋，好不好？

藹荻 好。

藹蓮 我最喜歡吃糖了。

民 你老給他們買糖，當心他們母親罵。

高 不怕，藹蓮怕不怕？(把藹蓮拖起來。)

蓮 不怕。

荻 我也不怕。(志飛、建民！和二孩下。張太太整理東西燒飯。金玉上。她年約廿一二歲，穿一件花緞棉袍，走至院子。)

玉 張伯母。

張太 哦，金玉，來呀，上來坐。

玉 (走上去) 建華來的電話說，龍處長一會兒送建中姐回來，也許會進來坐坐。是嗎？什麼時候來呀？

玉 他沒說，大概是今天晚上吧，說有人請他們吃晚飯哪。

張太 那麼，他們不會回來吃飯了。

玉 不會了罷。(張自強上。他四十七八歲光景，但看來已經有點蒼老，臉青青的，肩膀有點兒縮。他穿着中山裝，手提公事包。) 張伯伯，您下班了？

張 呵金玉。對了，下班了。(看見桌上的燒鷄) 那裏來的燒鷄阿？

張太 志飛拿來的。

張 他呢？

張太 跟建民出去了。(替他拿過去那公事包。)

張 金玉，你父親好一點兒嗎？

玉 好點了，謝謝您。

張太 不是昨天請醫生看了醫？

玉 是呀？是因爲他太操心了。一天就跑馮家去打幾次電話。

張太 財多便心多了。一會兒又惦着那金舖，一會又惦着那拍賣行，心裏那裏能歇呢？

玉 可不是嗎？近來隆興祥走了兩個夥計，又帶了幾十萬塊錢逃了。

張 還是勸他不要管這麼些了。生意少作。要這麼些錢做什麼呢？

推玉 我也是這樣勸他，他總不聽。昨天馮家來了一個剛從上海來的客人來打牌，他又起來陪着打了四圈，便又厲害起來了。

張 (笑) 金玉，你不如去讀商科，把你父親這盤生意拿過來做，也許他便安心了。

玉 我早就要這樣做，可是我爹總不肯讓我。他總不相信女兒是能夠幫助他管理生意。我爹不像你開通，張伯伯。(她父親在喊她。她走下院子。) 來了！來了！

張太 回頭再過來玩，金玉。建華若是再有電話來，替我問問他們到底回來吃飯不。

玉 大概一定不來了。有人請他們去勝利大廈吃晚飯嘛。(走回家去。)

張 是誰請誰吃飯？

張太 有人請建中建華吃飯。他打電話來叫金玉說的。那龍處長一會兒送建中回來，也許進來坐坐。

張 建中跟這個姓龍的……這姓龍的對建中真是有意思嗎？

張太 我想是有的，常常請她看戲看電影，又差不多天天送禮。

張 建中到他那裏作事纔半年不到。

張太 我想他早就喜歡建中，纔託月梅找她到他那裏當英文秘書了。

張 秦月梅介紹的人，真英，得要當心。你這個老同學，我看不是個正經的人。和她來往的男子，好人有限。

張太 是阿！我也是這樣想？我也跟建中說過郝越，叫她小心。她說要帶他來見見我們。今天便真的帶來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來。我得換件衣服。（她繼續弄飯）。

建中呢？

張太 誰知道他跑那裏去呀？一直在這裏逼他唸書。後來叫他通通火，不肯，便溜走了！

張 你知道嗎？他虛造了年齡。跑去報名從軍。

張太 他真的要從軍？報的多大呀？

張 報十八，但不夠重。

張太 你怎知道呀？

張 有個朋友在從軍徵集委員會作事。剛纔打電話告訴我的，這個孩子，無事不幹，你在家也管管他！

張太 我那裏是不管？什麼時候我的嘴停過呀？建民也是耍從軍的，你到底怎麼主意呀？

張 建民從軍，我不反對，我也不應該反對。她夠年齡了，也大學畢業了。

張太 你這樣幫着她，她當然更任意了。

張 她從軍，她熱心愛國，我有什麼理由叫她不注意呢？

張太 那麼你真的答應她了？

張 這却不是我答應不答應的問題，乃是她決心不決心的問題，她若是決心了。必定經過一番考慮的，你不答應她也沒有用。

張太 那你就不管？

張 管當然要管。不過年青人，讓他們自由點，不必太管得厲害。所以我主張，兒女的事，婚姻也好，事業也好，最好讓他們自己選擇，自己決定，做父母的只站在旁邊指導，不該干涉的就不要干涉。

張太 可是聽說這次從軍的，多了不少亂七八糟的分子。外面傳的難聽的事多着哪。我就怕建民……她到底是個女孩子呀。

張 不怕的。建民這孩子倒還有把握。況且，從軍的不一定都是亂七八糟的分子，十萬青年裏面也必定有好的。建民走到這一羣好的中間，將來是會發生點力量的。

（外邊汽車笛子響，後來又聽見停車的聲音，建國跑進來。）

媽媽！媽！龍處長來了！他用汽車送姐姐回來！他要進來看我們！（看見張，有點侷促）爸爸！（張太太換頭摩衣，要打扮打扮又來不及。）

張太 （一邊收拾東西）噯唷！怎麼這麼快就來了？我們進去坐罷……還是……就在這裏？你進去罷！白強。建國，你進去把桌上的東西……把椅子上的衣服……人家纔第一次來。這屋子不像樣！你着急什麼呢？人都來了，屋子這樣就這樣，怕什麼？（龍昌雲和建中並肩，建華挽着龍

的公事包跟在後邊。龍穿的一身很講究的西裝，皮手套，白圍巾，頭髮，皮鞋一樣的黑漆光亮，年紀在四十歲左右。建中是捲髮，半高跟鞋。棉袍和大衣，雖然半新的，但樣子弄得很整齊講究，圍着一條花紗項巾。胭脂，粉，口紅都用得很濃豔。建華也穿着西裝黑皮鞋，一切都好像是學龍昌雲。）

中 爸爸，你已經回來了？（介紹）這是龍處長。請是家父。

龍 （上前和張握手）張先生。

中 這是家母。

龍 （握手）伯母。

張太 請坐，請坐。建中，請處長裏面坐罷。（道歉）這屋子亂得很。真是失迎了。

龍 那裏？那裏？

張太 建華你給金玉打電話，也不說清楚點，我還以為你們晚上才來哪。

中 本來是吃過晚飯纔來的，後來我看還是回來換換衣服纔去吃飯。

張太 請坐，請坐，（大家都還站着，都有點不知怎辦。春桃早已跑進去了，叫了朱太太和金玉出來，站在走廊看新到的客人。翁老先生和雜民也出來看。）

中 （感到人人都在看她的熱鬧）還是裏面坐罷。外邊怪冷的。

張太 是呀，請裏面坐。建華，開門。（建華把門推開站在一邊。）

龍 （讓）伯母您請。

張太 別客氣，別客氣，你是客呢。

龍 張先生。（又讓）。

張 你請，你請。（龍進去，大家也跟着進去。建華在最後。）

難民兒子（對老母親）這不是龍永福嗎？

朱太 建華。

華（站住）嗯，伯母。呵，金玉。

朱太 這就是龍處長了嗎？

華 是呀。不是他是誰？

朱太 真不錯。長的倒是發財樣。多大人了？快四十了罷？

華 不到，三十多。金玉，他答應幫我忙去留學。我可以到美國去學工程了。

玉 你真的是要去考留學？

華 當然要去。他更幫忙我，還不去考嗎？（想進去，又轉身。）你們快進屋去罷。站在外邊回頭招涼了。

朱太 你進來坐坐呀。

華 我回頭就來。（進去。）

玉 有他幫忙，媽，龍處長肯幫忙，建華大概是可以考上的。

朱太 考上！留學！出洋，你也好像替他高興似的。傻丫頭，男人吃了外洋水，心就會變的。你還替



他高興！

王 變心？不過建華是絕不會的，媽。

朱太 你懂得什麼？你敢說他絕不會？告訴你，你一定不要護他去。（母女進屋去。）

難民兒 （對翁）他在那裏作事呀？

翁 誰？

兒 這姓龍的。

翁 在財政部吧。

兒 他是湖南人吧？

翁 我不知道。你爲什麼要打聽他呢？

兒 因爲他很像一個人，也姓龍的。他女人到處找他。

老母 是呀，我們都認得她。在貴陽還見她哪。

翁 那不是了。他的女人剛死哩。

兒 那麼，這位，這位龍處長叫什麼名字呢？

翁 叫什麼雲來着？哦，雲昌，不，是叫昌雲，龍昌雲。

兒 龍昌雲，可是他這麼像龍永福！不是改了名吧？

老母 一定是改了名了。

兒 言語，聲音，行動都一模一樣的。

翁 人有相似，物有相同。不一定就是的。

兒 可是真像。（和老母進去。高志飛建民，和二孩回來。兩個孩子各拿糖一包，跑到翁面前。）  
公公，糖。

荻 高伯伯給我們買糖。

翁 不要吃了。快進去讀書吧。你媽米快回來了。（二孩呈懼怕之色，把糖收起，但仍不肯進去。

）建民，家裏有客人哪。

民 是誰呀？

翁 你猜。

民 猜不着。

翁 很重要的客人。你不看見門口的汽車嗎？

民 哦，我還以為是來馮家打牌的。

翁 不是。是送你大姐回來的。

民 （想了一會兒）哦。來好久了？

翁 剛來。快進去吧。

民 也來做什麼呀？

翁 哈！他要作你們家的女婿，自然就應該來熟識熟識了。

高 建民，我回去了。

民 爲什麼？你不說今天不走嗎？

高 我還是走。我到化甯橋還有點事。

民 那麼你的燒鷄，你自己也吃不着了（笑）

高 你們吃吧。

民 真的要走？

高 是。你進去陪客人吧。再見，老先生。

翁 何必呢？你不願意到那邊坐，在我這裏坐也使得呀。

民 志飛，我說你真是沒有本領。他又不是什麼一個皇帝。

高 我是沒有本領的。（靜默）建民，你什麼時候入營，告訴我，我來送你。（聲音沉寂。）

民 還早呢。（一時大家無言）你真的走？

高 真的走了。再見。替我告訴你母親。（轉頭要走。藹荻藹蓮退在後邊。）

蓮 高伯伯，你不走！（拉着高。）

荻 不讓你走。你在我們家吃飯！

高 我下次來，不走，在你們家吃飯，好不好？下次來，再給你買糖，好不好。（鬚鬚很恭敬地對

藹蓮說。）

蓮 好。

荻 下次買飛機。

高 好，買飛機，

蓮 我也要飛機。

高 好，大家都要飛機。這會兒快進去唸書吧，我走了呀。再見。

荻 再見。

蓮 再見。（高很深情地看建民一眼，便走了。）

民 他總是想到他那隻腿。

翁 是呀。有殘缺的人，總是這樣想。可是他真是個好人呀。

民 在世界上恐怕很難找着第二個。

翁 那麼，小姐，你爲什麼……

民 公公，你又來了，

翁 是的，我是又要來勸你。

民 勸吧，我今天也想跟你談談這件事的。

翁 你既然承認志飛是個好人，他又這樣愛你，你爲什麼不給他一點希望呢？

民 正是因爲這樣，我纔不願意誤了他，害了他。

翁 你這位小姐，我真不明白你的心理。

民 你怎樣不明白呢？我無論做件什麼事，你好像都明白，單獨這件事你就不明白，

翁 是呀，單獨這件事，我就不明白。

民（撒嬌笑）哎！哎。（拉着他的肩膀）我要你明白，公公（把他拉到一張椅子上坐下，她已坐在鞦韆椅子上頭）

翁 你說呀，你到底爲什麼緣故呢？他又不是逼你現在就結婚。他不過要求要給他一點希望，等你從軍回來的兩年以後的太平時代。

民 太平時代。你知道嗎？你明白志飛的心理嗎？他的理想是這麼一個理想，我很知道。在那個太平時代，他和我結婚了，我們到一個幽靜的地方，他弄一個小農場，蓋上一所小洋樓，買一部汽車。他天天侍候農場，我便侍候他。

翁 這你冤枉他了。他只有希望能夠侍候你，絕沒有想到要你侍候他。

民 那麼我作什麼呢？我活着幹嗎？做寄生蟲？在他的那理想，我的任務便是把那座小洋房整理得清潔美麗，把廚房的飯燒得香噴噴的，把洗澡房的澡盆洗得乾乾淨淨，熱水準備得好好的，襯褲，大腰毛巾，舒服的拖鞋，一切的一切都準備好，他從農場回來，馬上就可以洗得一身乾淨。然後就吃一頓好飯，然後大家坐在客廳裏，扭開電燈，再扭開收音機的電掣，也許有時他還願意我走到鋼琴旁邊彈一曲什麼歌曲給他聽。

翁 這豈不是很理想的快樂的家庭嗎？

民 是的，假如我願意扮演那位理想的太太。

翁 唉，現在你們這班女孩子，真正逗不了。都愛說這種不着實際的俏皮話。

民 並不是俏皮話。那樣的理想的太太，確實和我的人生觀離得太遠了。

翁 你的人生觀？

民 哪！你好儂也不大明白爲什麼一個女孩子也要有人生觀似的。

翁 不。你的人生觀，小姐，你的人生觀我很願意聽聽。

民 我的人生觀其實很簡單。主要的是，我也要創作，我也要發明，我也要研究，我也要建立事業。

翁 這確是很好。不過，小姐，我老實告訴你，我們這位若斯就是吃了這個虧。

民 你指的是郭太太離婚的那件事？

翁 她何嘗不喜歡創作，不喜歡建立事業呢？

民 而郭先生當日也何嘗不愛她，不願意叫她快樂？

翁 不過你不要怕，高志飛不懷那郭雲常。

民 不像的話，將來他自己便覺痛苦。反正意見不合的話，大家都痛苦。

翁 對的。不過男人都願意女人扮演那位理想的太太。那你怎樣辦呢？

民 那我就做老尼姑。還不行嗎？（笑）。

（翁若斯上。她短髮，短外套，膠皮套鞋。裏面是一套半新不舊的呢料衣褲。頭上扎着一條花巾，很是洋化的樣子。）郭太太回來了？

斯 誰要做老尼姑呀？Who Wants to be an old maid-

翁 這位小姐哪。她要從軍，不出嫁，做老尼姑。（笑。）

斯 真是要從軍嗎？建民？

民 名都報了。

斯 我做你纔不在中國從軍。I won't join the army in China

不在中國從軍，跑那裏去從軍呢？到美國？到英國？

斯 美國英國的女兵，那纔有意思哪。中國的兵，中國的軍人，根本就不尊敬婦女，一點兒不

respect Women 你們這班女孩子，熱心烘烘的要從軍。說什麼愛國說什麼捍（讀趕）衛國家

，說什麼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她讀刀）？他們還不是一樣的 Look down on you？當你們

是花瓶，做傀儡（她讀鬼呂）

（笑，後來又正容）我們自己不把自己當傀儡，誰也不能當我們是傀儡。

斯 （看見兩個孩子玩）Eddie'Ellian' Why dont you study? still playing outside! 爲什麼

不讀書。在外邊玩。來呀，來！Come here Come!

荻蓮 （走前）媽米。

斯 （看見他們嘴裏吃着糖）Who gave you candies? 爹，你又給他們買糖！

蓮 是高伯伯買的。

斯 不管高伯伯矮伯伯，以後不許你們隨便吃糖，快把糖吐出來。吐呀。（拉着蕩蓮的手，逼她吐

。她沒法，勉強把糖吐出，若斯把吃剩的半顆糖扔出院子）你看牙齒都變了，還吃那多糖！

Eddie，你呢，快吐出來！

荻 (他已經把糖都嚥下去了) 我沒有，媽米。(他張開口給她看)

斯 (從他們的口袋把糖都搜出來，) Listen! Don't you ever eat candy again 以後再也不許吃糖，聽見了沒有。Do you hear?

蓮荻 yes, mummy.

斯 Come along now (拉着他們進去，又轉身) 爹飯好了沒有？我晚上還要出去。

翁 快好了，快好了。(若斯進去。翁走到爐邊去繼續弄飯。建民悽悽的走回家去。頃刻，若斯在裏面大聲的喊。

爹！爹

噯。

斯 你爲什麼把床搬出來呀？

翁 哦哦。(把正在洗的菜放下，想走進去。若斯盛怒從裏面出來。後邊跟着雜民母子。)

斯 爹，這是怎麼一回事！

翁 呵，呵，他們是逃難的。

斯 (回頭怒視雜民) 逃難的！

母 是的，太太，我們是從衡陽逃難來的，無家可歸。老太爺可憐我們。

斯 我們難道又有什麼家可歸嗎？誰又來可憐我！

兒 對不起，太太，只暫時讓個房子給我們住住。我們也一樣給租的。



斯 租，我不希罕這點租錢。Damn it!

翁 我預備把我的床搬出來這走廊。收拾好了，一點不礙事的。

斯 不礙事！你想得倒簡單，我的頭腦可不像你那麼簡單！逃難的，誰知道是什麼個來歷！

Foolish!

老母 唉喲！太太，我們是好人家的良民。您不相相信，問問剛才來的那位龍處長。他是我們的同鄉。

斯 爹！他老是這樣，我受不了！我受不了！I can't stand it! I can't! 家不像家，房子不像房

子！難民，要飯的，偷東西的，都叫的滿屋子！

若斯，這是抗戰的時候，同舟共濟，患難相扶持，這纔是……

翁 這纔是傻子！纔是老胡塗。Crazy, Foolish! 你有房子，你有本事，你另外送房子人家住。這房子

是我租來的！

翁 罷！罷！罷！我翁愚之是個傻子，是個老胡塗！我做女兒的奴隸，做女兒的管家婆！（靜默良久）

○我若是出去做事的我一樣的本事，一樣租得起房子！可是你要我在家裏替你燒飯，替你看孩子！

兒 太太，老先生，對不起，是我們不好，叫你們家庭……我們走好了。

斯 是啊。重慶有的是大房子。何必到我們這種耗子窩裏來鑽呢？爹，你們把床搬回屋裏去。晚上有個美國軍官來邀我去看電影哪。（進去）

翁 (對羅民) 對起不得很！要是我自己有棟房子的話 (若斯裏面的聲音：「爹，你來呀！來」) 來了，來了。(進去。)

老母 怎麼對呀？小寶剛才睡下。

兒 唉！喪家之狗！有什麼辦法！(母子進去。)

(張家的門打開了。龍昌雲和建中首先走出來，建中換過一件赴宴會的美麗衣服，跟着的是建華，建國，張太太。建華仍拿着龍的公事包。)

張太 下次來無論如何吃飯才走了。

龍 一定，一定。今天要不是秘書長請我們吃飯，我一定吃了飯纔走的。

張太 大家不要客氣纔好。

龍 是的，是的，不客氣。

張太 建中，早點回來。

中 是，媽，我很早就回來。(挽着龍昌雲的臂膀走下台階表示好驕傲，很快樂的樣子。張太太含笑看着二人走出院子。)

國 媽，你看見嗎？大姐拖着他的臂膀。(他學着也拖着母親的臂。)

華 (仍拿着的公事包跟在後面。)

國 哼！你爲什麼不也一樣拖着你的金玉小姐上街吃館子去呀？(吸嘴作怪臉。)

華 (要打他的樣子) 我回頭纔收拾你！(下。其時羅民一家也正從翁家走出來。兒子仍一手提箱

，手一拉着放在背後上的包袱，媳婦抱着小孩。龍昌雲從張家門口走出去時，他們一齊很留心注意。）

（龍等走下之後，回頭對母妻。）是不是呀？簡直跟龍永福一模一樣。是他，是的。  
她一點兒也不錯。

（幕）

## 第一幕

是陳張家客廳，也就是建華建國的寢室，正面左邊一門通外，右邊一窗，左右有門通寢室，左邊是建中建民住的，右邊是張氏夫婦住的，貼左邊牆放一張破舊的藤織長椅，另外有兩張同一副的單座藤椅和茶几，放在正面的大門右邊。過去挨着窗擺的是一張書桌，一張木椅。貼右邊是一張小木床，台中間一張圓桌四張舊木凳，床和書桌中間有個很新的小櫃子，上面擺着梳子頭油之類，在那椅角牆上掛着一套西裝，幾條領帶，這些東西，一看就知道是建華的。對過那張藤織椅也鋪上被褥，却是破舊不堪的一團。

幕開時，張自強坐在一張藤椅上看報，外邊走廊上傳來洗碗的聲音。

張（很煩燥的望着屋中間的那電燈）這種電燈！（拿齊報走到圓桌前去看。建國推門進來。他拿着一隻自製的飛機，一邊走着，一邊擦着油嘴，便坐到長椅上。）建國闖門！（建國懶洋洋的把門關上。把飛機掛在床頭牆上。）

張太（在外邊）建國，建國！

國！（脫鞋要睡覺的樣子）

張太 建國，把這些碗拿進去呀！建國！

張（回頭）建國，你媽叫你，爲什麼不答應？

國 不答應了嗎？（張太太捧着一落碗走進來。她現在穿着圍裙，包着包頭。好像老了許多）

張太 (看見建國已經鑽到被窩裏坐着) 你這孩子！叫你拿茶碗進來，有什麼難。你就是這麼懶。一會兒打破了又說我不當心。

張太 當然了，這麼大的男孩子，拿茶碗也打破，還要作人嗎？做事就說我大，吃東西就說我小。

張太 (忍不住笑) 反正你這張嘴，總有一句！(走進左邊屋去)

張 (看見建國正在解棉袍的紐子) 建國你幹嗎？

國 睡覺。

張 剛吃完飯就睡覺！不許這麼早就睡！起來！

國 我冷！

張 冷！誰不冷！快起來！起來！把扣子扣上。(建國把扣子扣上) 穿上鞋。(建國如命) 這裏來。我要問你！(建國畏縮地走到他的父親面前) 我問你，你今天到什麼地方去？

國 我沒有到什麼地方去。

張 你還說瞎話！你到從軍徵集委員會去了。

國 是昨天去的。

張 去那兒作什麼？

國 我……我要從軍。

張 你多大呀？

國 十六……快十六歲了。

張 你報多少歲呀？

國 我報……是同學替我報的。

張 同學替你報！告訴我，報了多少歲！（張太太出，把圍裙脫下，又解了包頭，拍着身上的灰塵

張太 你還不到十六歲，爲什麼就報十八歲呢？

張 告訴我，你爲什麼要報十八歲？

國 因爲，因爲最小要有十八纔許報名。

張 那麼你就處報名齡？

國 許多人都這樣報。

張 許多人這樣報，你就這樣報了嗎？你知道從軍是怎麼一回事嗎？

國 打日本！

張 你想你能夠打日本嗎？（建國一時無言）你想你有本事打日本嗎？

國 我學呀！

這 那麼，你就得好好的讀書。

張太 是呀！天天叫你讀書你不讀！這個學校不要你，那個學校不要你，這趟考不上九中，看你那裏去！

國

我要是從軍，不解決了嗎？同學說遠征軍並不須要打日本。是送到印度去，將來還可以出洋。你到要出洋，還是要打日本？你這樣胡裏胡塗的！還交了一班不三不四的流氓朋友！你現在虛報年齡，將來也可以虛報別的东西。莫名其妙，就說要從軍，你好好的替我讀上九中，等大學畢業了，那時怕沒有你救國的機會嗎？

張太

是呀！你大姐，你哥哥，你二姐，像你這麼大，都唸高中了。你現在還在初中二。

國

許多大人物也沒有什麼畢業，有些連中學連小學都沒有進過呢。（他這句話叫父母很難置辯。他得意起來，繼續發表零碎聽來的意見）。學校是唸死書的，有什麼用處？投筆從戎；請纓……長征……馬革裹屍……凱旋……而歸。那纔是英雄豪……英雄豪漢的青年。媽，你知道嗎？這次從軍的都有五千塊錢拿，你讓我丟的話，媽，你想買那雙新皮鞋也有了。

張

（怒，拍案）越說越不像了，你！東拉西扯胡裏胡塗，不知到底是說什麼。國家有你這種壞蛋。真是國家的不幸。

張太

嗨！何必這麼認真起來？他小孩子懂得什麼？教訓教訓他就是了。

張

小孩！我像他那麼大，早已養起一家人了。小！你到底為什麼要從軍呀？一會兒說可以到印度，可以出洋，一會兒又說拿五千塊錢！根本思想就不正確，你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我替你說出來罷！你不愛讀書，懶惰，怕做功課，不是呀！你想到印度，有得獎，又沒有我來管你，那裏是真正要從軍，打日本？（建國垂頭無言）現在纔八點，大可以讀兩個鐘頭書，十點纔睡覺。（建國想到外面去拿書。）

張太 書都在書桌上頭哪。東扔西扔，我不跟在你後邊收拾，早渣都沒有了。（建國悽悽地走到書桌去，張自強看報，張太太拿起手工盒子來，戴上眼鏡，起首做活。外邊院子有人聲。）

國 他們回來了！（跑到門口），

張太 嗚嗚！不曉得他還進來不。我不該那麼早就把建國的被褥拿出來。（外邊男女說話聲）「不曉得？」「怎麼不曉得呢？牌早就擺好了。打電話到處找你」「給人拉去喫飯了，還說要去看戲，我說了多少話才辭掉。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贏，一定要贏朱太太的」「朱太太！朱太太！牛太太來了」「來呀！來呀！今天非通宵不可」。

國 （走回來）還是打牌！（麻將牌聲響起來）。

張太 自強，今天這位龍處長，你覺得怎樣呀？

張 他嗎？我還沒有想出一個答案出來。

張太 樣子很不錯，年紀也不算大，又沒孩子。三十七八歲就做到處長，看來也不像個不老實的人。這話是秦月梅說的。

張太 怎麼是她說的話就不行了呢？

張 （笑）你這個寶貝同學，這個怪物，就是好話由她說了也得打幾分折扣。

張太 誰叫你都聽她的呀？你去查問查問，打聽一下吧，看看他的根基人品到底怎麼樣。

張 也很難打聽，這年頭誰肯說誰的壞話呢？除非很知己的朋友。總之，他並不是我們這一路人，好壞很難看得出，也不容易打聽出他的根基來。



張太 我也是這樣想，也勸過建中幾次，叫她小心，千萬不要上當。

張 (嘆息) 建中這女孩子，虛榮心太重，就喜歡交這樣的男朋友。

張太 這也難怪她。女孩子誰不願意嫁個有勢的人呀？這趙因為處長喜歡建中，聽說處裏所有的女職員都眼紅，都喫醋。唉！真難——女兒大了，誰不願找個好女婿呢？像這龍處長，憑你戴着眼鏡挑也是這樣了。人材好，又有地位，又不少的錢。只是總覺得他和我們平常來往的人不是一樣的，所以天天提心吊胆，總害怕……像志飛這樣，從小看着他長大的，我倒一點兒也不担心，可是偏偏建民又不理他。

張 志飛倒是不錯。但是建民不會跟他的。(靜默建國打呵欠。後院馮家仍繼續打牌) 其實照我看，志飛和建中還比較適合。

張太 建中那裏會喜歡志飛？

張 爲什麼不喜歡呢？她不是喜歡有錢嗎？不是很愛舒服嗎？志飛馬上就是富翁了。

張太 可是他那隻腿，建中是個多麼講究，多麼愛面子的女孩呀？

張 講究！愛面子！這就是她們女孩子膚淺的地方了！(建民上)。

民 爸爸。媽。(坐到他父親旁邊)我頭一次看見公公這麼生氣。

張 生誰的氣呀？

張太 大概是因爲她女兒不讓那家雜民住在他們那兒罷？

張 這位老先生，最好是光着身，拿着個包包到處拖捨。

張太 他的心太惹了。

民 他在後悔，從前好送郭太太進上海的那些洋學校去，弄成這種洋脾氣。

張 可是他從前以爲什麼洋東西都是好的哪。

民 (笑) 他還說，他要跑了，要脫離家庭，再也不替她燒飯看孩子了。

張太 這話，他說了多少遍哩。一吵架，他就這樣說，可是他總還是小心下氣的替她燒飯管家，可憐這老頭子一輩子做女兒的老奴，要他怎樣就怎樣。

(笑對建民) 你聽，你將來會不會要我們做你的老奴呀？

民 (也笑) 不會的，爸爸。你老了，我一定當老太爺侍候你。

國 我天天買糖給你喫。(他父親回頭含笑看他，沒有說話)。

張太 你就知道喫糖。

民 爸爸，我已經報了名了。

國 我也報了名！

張 (對民) 你真的决定了？(民點頭。)

國 我也決定了的呀！

張 你唸你的書！(國低頭看書。張轉過頭來對民) 你們這班從軍的女青年到底要做些什麼事呀？

民 報上不是已經登過了嗎？護士、通訊、經理、政工。我倒是願意真正能夠讓我拱着槍桿到前線

衝鋒去。

張 你相信你有這個胆量嗎？

民 只要你相信我有那個胆量，我一定有那個胆量。

張 我相信你，又怎呢？

民 可是別人不肯相信呀！所以嗎，現在學校打算保送我們到政工班去受訓！

國 爸爸！我要去受訓。

民 誰受你啣？不夠年齡！不夠程度？

國 你也還沒有畢業呀。

民 還差半年多一點，從了軍，便算畢業了。

張太 二妹 我並不是要阻止你，我知道阻止你也沒用的。不過你要想透，想清楚。愛國從軍當然好

的，但是一個女孩子跑到軍隊去！

民 媽媽！你想我會怎樣呢？

張太 我不想你會怎樣。但是，誰知道呢？這個年頭到處是壞人多，好人少。你到底是個女孩子，年

紀又不大。

民 (笑) 媽媽！你瞧，爸爸！你聽見沒有？清話正像外婆當日對你說的話一樣「一個女孩子跑到

學校裏去。學校是多麼危險的地方啊！到處都是壞心眼的人！」

張太 那怎麼同？我那時候不過進學校唸書罷了。

民 我現在也不過到軍隊去工作罷了，又有什麼可怕？

張太 你這張嘴，誰逗得過你？

張 怕倒是沒有什麼可怕的。只要自己能夠自洽，能夠打定主意，能夠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爲什麼要從軍，明白國家期望你的是什麼，那就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沒有什麼可怕的。

民 這話得纔好哪。媽，是不是？

張太 你爸爸總幫着你，當然你總是勝利的。

國 就許她從軍！就不許我！就欺負我！

張太 誰欺負你呀？你給我安靜點唸書。

張 建民，告訴我，你到底爲什麼從軍。

民 (笑) 爸爸要考我。

張 不是要你。你總想過一番的囉。

民 我想，這是空前的一個偉大的時代。

國 (插嘴) 當然就作一番偉大的事業。

民 我是時代的一員，我頭意作這時代呼召我作的事。我要把握着時代，在這時代裏，真正正正的生活着，工作着。時代需要我們青年站到前線去，表現中華民國青年的精神，不怕流血，也不怕死。我們的領袖也一再號召知識青年從軍，表現這個精神。我不願意落後，我更不願意失掉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我要跟着時代的巨浪滾到歷史的最高潮的頂尖上，嘗味着這時代賦與我的生命的真意義。

張 好！（一手撫按他女兒的手，快慰而慈祥地）我祝你成功！

國 我也是這樣想呀！我也是時代的青年！我也要偉大。可是……（汽車響聲）噫！汽車，這一定是了！（一溜煙跑出去）。

張太 我還是把這被褥拿進去罷！（想把建國的被褥拿起來）。

張 放着罷！不要緊！我們的家是這樣的，就讓人家看見這樣。怕什麼？

張太 建民，你看茶壺裏還有茶沒有？（她整理建國的被褥，建民慢慢地走到窗框前拿起一個茶壺來看，外邊有人說話。是翁若斯和一個說英語的男人的聲音）。

斯 （在外邊）Well, good-bye, Thank you。

男 Good-bye. It's Wonderful, isn't it?

斯 Yes, Wonderful Good-bye,

男 Good-bye. see you tomorrow Good-night,

斯 Good night,

（在外邊）How do do! 你好？頂好！

男 頂好！頂好！（建民走到門口看。汽車開走聲，建國回來）。

男 是個密斯脫「頂好」，是不是？

國 是個美國兵，高極了。是一個上校罷！我看得不大清楚他的符號。是部吉普車，他自己駛。他們說以後青年軍都學駛汽車哪。（沒人理他）

民 姐姐是不是真的跟這個姓龍的好上了？

張 你覺得怎麼樣呀？

民 剛才翁老先生聽見那家雜民說，他們認得些龍昌雲，他從前不叫昌雲。

張太 叫什麼？

民 是叫龍永福。說他在湖南還有個案子，給人告了的，後來他逃了的。

張太 逃了？真的？不是罷？

民 說他太太現在還到處找他。

張太 那越說越遠了！太太剛死，那裏又來一個太太？

民 那有什麼奇怪呢？多少男人家裏有的是鄉下太太。

張太 那……那怎麼辦呀？建中跟他來往得那麼密！

張 也不要相信得那麼快！這些雜民隨便說幾句話也不一定正確的。

張太 對了，這些流氓似的，也不過胡說八道罷了。（汽車聲響。建中又跳起來靜靜停車聲）

國 這回該是他們了！（跑出去。張太太把活放下，擺擺頭，和建民到門口等候。建中、建華、建

國上）。

中 媽，爸爸。

華 媽，爸爸。

張太 他呢？龍處長呢？他沒有進來？

中 沒有。他說睡了，叫我跟你請安。

國 他還跟我拉手呢！他那部汽車是那一年的呀？（沒人理他）哥哥？

華 什麼？

國 他的汽車，你們坐的那部汽車是那一年的？

華 不知道。

國 我看見了，是勝利第八年的。高頭有個V字，又有個八字。V字不是勝利的意思嗎？

張太 你們今天晚上在那裏喫飯呀？

中 在勝利大廈。

國 是喫西餐罷？跳舞了沒有？（沒有人回答。）我們童子軍有一次也到勝利大廈去開會，看見有

人在裏面吃西餐，鋪的雪白的桌布，中間還放着花瓶，插着很美的花。媽，外國人不用筷子吃飯的。他們的刀子叉子都是白銀做的。吃完了一道魚，再吃一道鷄，後來還有冰淇淋吃。你喫

過冰淇淋沒有呀，媽？

張太 吃過。

國 我從前也喫過的。不是嗎，媽？

張太 （嘆息）從前什麼沒得喫呢？

中 昌雲說，請你們定一個日子，他請你們喫飯。

國 也是到勝利大廈，也是喫西餐嗎？那麼就有冰淇淋喫了！我們定那一天去呢？

華 你急什麼？

中 爸爸。

張 嗯！

中 爸爸，媽，你們覺得龍昌雲怎麼樣？

張 這纔第一次看見他，我還不知道。不過建中，你自己喜歡他嗎？

中 我？我若是不喜歡他，我就不跟他來往了。

張 他對你怎樣呀？

中 當然也是一樣的。

張 很誠懇？很坦白？

中 （點頭）唔。他跟我什麼都說。

張 他是那裏人？

中 北平人。

張太 （對張）是呀！北平人。

張 過去的事情，他都告訴你嗎？

中 他一直在北平，後來到上海，抗戰之後到漢口，跟着就到重慶來了。

張 除了北平上海，沒有到過別的地方嗎？

中 那我就知道了。



民 他不是在南南作過事嗎？

張太 建民！

中 誰說他在湖南作過事？就是作過又怎樣？（很懷疑地看建民）。

張太 （看看張，又看看建民）那不是了，不是了。

中 你們怎麼了？好像要說他的什麼壞話似的。

張太 不是的，不是的。

中 建中你得很審慎，得要很清楚知道他過去的根基，性情，人格，纔好和他作進一步的交遊。

張 我當然會審慎的，爸爸。昌雲確是個正派的人，是很可靠的。他自從跟我來往之後，從來沒有請別一個女孩子出去玩過。他今天來我們家，本來是要跟爸爸談這一件事，可是他後來又不好意思說。（靜。突然），媽，他要我跟他結婚。

張太 真的？他已經說了？

中 已經提了一個多月了。

張 建中，你認得他通通幾個月，就提婚的事，不有點太快嗎？

中 有些人你跟他幾天就很熟，就很認識。有些人你跟他認識了一輩子也沾不上的。昌雲和我接近的機會多，所以我格外容易知道他。

張 你已經答應他了嗎？你已經答應跟他結婚？

中 爸爸，你不願意嗎？

張 我願意你，建中，仔細考慮考慮，觀察觀察。你和他在半年前還完全是陌路的；憑那寒月梅介紹了，你纔認識了他。他從前怎麼樣，你不知道，他將來什麼樣，你也不知道。

張太 你父親說得很對，建中。你還是細細的想想纔決定。

中 我當然想過纔決定的，只要你們不反對。

張 我老實告訴你，建中，他不是我們一路人，你問我喜歡他不。我不能說是我是喜歡他。

中 爸爸，那麼你反對！你不是說兒女婚姻，讓他們自由去選擇？

中 我是讓你自由的。

張 那麼我就選擇了昌雲。（默靜）我已經答應了跟他結婚。

張 你已經答應了！

民 （表示反抗）你是怎麼樣意思？我答應了又有什麼不對？（又靜默良久。）

張 建中，我到底覺得太快了，我並不是要干涉你的婚姻，最後的決定當然是由你的。不過，我要告訴你，這是你自己的終身大事，若只憑目前一點吸引力，或是說愛情，也許就會鑄成終身大錯。

中 不會的，爸爸！你放心。我當然考慮過的。昌雲真是老實可靠的人。我相信絕對不會錯的。

張 不會錯的話，誰說不好呢？可是，他最少應該來跟：跟我和你媽提提呀。

張 張太 是呀！最好是大家都先認識認識。你爸爸是一家之主，也該先徵求他的同意呀。

中 他是要跟爸爸和媽媽說的。今天來就是爲這個。不過……那麼你們那一天要見他呢？他請吃飯

張 不必請吃飯。叫他那一天來談談便是。我實在想不到你們會這樣快。

張太 請他後天來吃便罷。大家多見幾趟，也就親熱起來了。

中 是呀，你們別以爲他是個處長就驕傲。他真是個和藹可親的人哪。

張 建華你剛才說的留學的事？

中 是的，爸爸。龍處長保證我，那是沒有問題，一定成功的。

中 他答應幫忙，就一定幫到底的。

中 就是工程人員派遣出國的那個吧！不是說要考取的嗎？

中 是要考的，誰說不用考呢？

中 既然是要考，就憑各人自己的學問，自己的本事去競爭，爲什麼又要別人幫忙？那又有誰可以保證誰一定考得上呢？

中 （沒有想到這一層，倒被問住了）你就愛這樣跟人找錯。

中 我那裏是要找錯，我不過是按理說話罷了。

中 那麼，你就想我一定沒有本事攻上了？你！

中 我並不是這樣想。我當然希望你攻上的。

中 哼！

中 你呀！反正人家要有什麼好處，你就眼紅。

中 你們兩個怎麼了？我只說一句話，就都冒犯了你們了。

民 中 華 民 華 民 中

華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憑自己的本事！我這趟就拿出本事來給你看看！

民 那是最好不過了。有本事就拿出來，真正的考上選上，就不要說是誰幫忙，誰保證。

華 瞧，我自己去考，不用任何人幫忙。

中 是我說的。你們既然不要人家幫忙，那麼我就趕快告訴他別熬費苦心。這不過是人情換人情罷了。要送禮，要請客，還不夠！永遠還該人家一個人情哪！

張太 現在出來做事，那一樣不是靠人情？就是建華這份差事還是龍處長介紹的哪。

華 我就不要這份差事也不會餓死。我就受不了這樣侮辱（怒目視建民）。

民 誰侮辱你？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華 你這樣就是侮辱我！你總是看我不起！老以爲自己怎麼了不起。這次要從軍，更要侮辱人了！

中 從軍！知識青年……狗屁青年！坐車不付錢，看戲不買票，招搖過市，隨便打人罵人，到處搗

亂，到處跋扈，這便是愛國家，愛民族！哼！說得好聽！什麼捍衛國家，復興民族！

（把手舉起來）捍衛國家！復興民族！統一意志！舉中力量！國家第一！民族至上！

不管怎樣，他們最少是愛國家，是熱心，要做一點事，而且決定做一件事。

決定了做什麼事呢？還是不是利用機會，出出鋒頭，投投機罷了，什麼愛國，愛民族！

（站起來）張建華，你把話說得準一點，這簡直就是存心侮辱！

華 我是存心侮辱你！

民 你要侮辱就侮辱我好了，爲什麼要侮辱所有從軍的青年？

華 我也要侮辱你那堆鋒頭的朋友，因爲他們都和你一樣。

民 都和我一樣不還錯呢！

國 我也不錯呀。我身體又好，精神又好，又沒有殘廢，可是你們總不讓我從軍。

中 自己讀自己不吃香，越讀越臭。

民 最少比那些花天酒地奴顏婢色，巴結闊人，不要臉的坐享國難福的香得多了。

中 (拍案) 張建民，我問你，你說是誰？有本事痛痛快快地說出來！還不知道，你在吃醋，看見

有個像樣點的人喜歡我，你就受不了！

民 哼！什麼高尙的人！貪官污吏，發國難財的都是高尙的人。

張太 二妹！

中 (怒極要衝上去) 你是不是要我來揍你！

張太 你們怎的了？(攔住)

國 國難財怎麼發的呀？是不是一定有國難才有財發？

中 人家的東西都是不好。看見人家比你好，你就吃醋，要是我也找着一個又缺腿，又瞎眼的，

你就痛快了。

張太 建中！

華 還不是想跑到軍隊去辦上一個什麼軍官。

民（大怒衝上前去）這種沒有人格的話是你說的？

國不是他說的，是誰說的？反正不是我說的。

華沒有你說的話！

張太算了，算了！睡罷！睡罷！你們吵好不好？爸爸！你也不說一句話。

張讓他們自己說自己的。誰對，誰不對，他們都有是非心辨白。建華，你剛才說的那句話是你心裏要說的嗎？這是你自己的親妹妹，要是人家這樣說她，你怎樣呢？

國我便（握拳）我便錐死他！（建華向他瞪眼）我並沒有說誰你。

中爸爸一開口就護着她了！我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一陣不愉快的靜寂）

國（打呵欠）幾點鐘了？（沒有人理他）十點鐘了罷？（又打呵欠）

張我看你書一點也沒有讀！

國明天早點起來讀，不是一樣嗎！（伸懶腰）唉，我還是去從軍。爸爸。（哀求狀。春桃推門走進來。她現在又加上一件破舊的絨線衣。）

張春桃什麼事呀？

桃我表哥叫我來問問建華哥哥回來沒有。

張有什麼事呀？

桃喊他到我們家裏去坐坐。

華好的，我就來。

桃 (對華) 快點來罷。表姐也還沒有睡呢。(走過去站在建華面前) 煮了蓮子羹等你吃。

(垂涎) 蓮子羹!

(把剛才解下的領帶重新結上) 你走罷。我就來。(春桃轉身向門口)。

(注意到春桃的口紅) 春桃，別走

(笑對建中) 什麼事? 建中姐姐?

我問你，你那裏來這口紅?

我……我沒有口紅。

(在她嘴上抹一下)，這不是口紅?

我……這是我表姐給我的。

你表姐! 你表姐那裏來這洋貨? 告訴我從那裏拿來的?

沒有，沒有，建中姐姐，沒有。(她心虛，把絨線衣口袋撫上)。

(上前，從她口袋拿出那枝口紅) 怪不得我今天早上滿處找，這口紅不見了。原來是個賊!

中 跟太 這個小鬼，在家裏偷，在外邊也偷! 怎麼辦呀? 建國你去把朱伯母請來。(對春桃) 我告訴你舅

媽。(建國不動) 建國，你去喊?

我不去!

你不去，我去!

她不在家!

張太 在馮家打牌。(建中走出去)春桃，你爲什麼老要偷東西呀？你又不是丫頭。你原來也是個好人家的姑娘呀。(春桃垂頭，但眼睛頻頻偷看建國。建國徬徨不安，坐又不是，站又不是。建中和朱太太上)。

朱太

喊我到底什麼事呀？

朱

朱伯母，我們捉到一個賊。

朱太

在那裏呀？偷了什麼東西？

華

春桃偷了姐姐的口紅！

朱太

該死的家伙！你怎麼了？(上前在春桃的頭上擱一下。春桃抱頭哭)你們現在知道我爲什麼嘴不停手不停的打罵了。這個該死的短命鬼！你爲什麼要偷人家的口紅呀？(打)你簡直把我的臉都丟光了！好好的兩番牌，讓人家噉了來陪你受審。

張太

壞起來，怎麼教也不聽。誰家沒有家教？也要他聽。

朱太

(想起白天的事來，知道張太太是在奚落她，扭着春桃的耳朵)是你自己偷的嗎！

中

怎麼不是呢？是從她口袋裏拿出來的嘛！

朱太

(看見建國徬徨不安的樣子)說：：：是不是你自己偷的？(把她耳朵扭得緊緊的)說呵！誰偷了給你的？

桃

(哭着)呵！噤嘴(國站着，焦急不堪)。

朱太

你說！你說出來大家聽聽，是誰偷給你的？說！說！不說我把你這耳朵扭斷。



桃 我說！我說！舅媽我說了！是他……是他給我的。

朱太 誰？

桃 建國！他！

張國 (怒目向建國) 建國！是你拿的？

我……

朱太

張先生！張太太！你們好好地教管兒子，別讓他偷東西了，又叫我到這屋子來審判！也得查問明白才好捉賊呀！錯賴好人得要賠償名譽哪！她雖則不是我怎的親的親人，可是她的名譽也就是我朱家的名譽！（對春桃）該死的東西，還想在這屋子進棺材嗎？還不替我滾回去！（怒氣沖沖的要走，又回頭對建國）建國你當心！我今晚輸了，就是你！（下。春桃跟着下）。原來是這樣攪！我丟的恐怕不止是一枝口紅了。

中國

別的我沒有拿過。

張國

把鷄毛揮子拿來！建國，把鷄毛揮子拿來，聽見沒有？

張國

拿來呵！（拍案）拿來！把鷄毛揮子拿來！（建國慢慢走到門犄角拿了一枝雞毛掃，很勉強的送給他父親）你說。你爲什麼要偷你姐姐的東西？說，說呀！（要打下去）

國

（良久）因爲……因爲你們不讓我從軍嘛！

（幕）

## 第二幕

一個多月以後，星期日下午，張家客廳。家具同前，但陳設比較整齊。外邊走廊上的方桌子，今天也移進來了，擺了些茶壺杯碟和幾盤點心。圓桌，書桌上都堆上一盒盒，一包包的禮物。

幕開時，張太太，建中，建華，金玉和春桃在屋裏。建中穿着結婚的禮服站在窗前，金玉彎着腰替她整理。張太太和春桃蹲在一邊修飾花球，花籃；建華站在他自己的梳妝櫃前結領帶。後院的牌仍然在打着。

桃 張伯母，再添幾朵紅玫瑰不好嗎？

中 不要添了，紅的恐怕太多了。

張太 再添也不會多的。這些花鋪真是吃人骨。一千多塊錢一個花球，就只一把綠草插上這幾朵半殘的花。那裏像樣？

桃 早知道這樣子，不如她們自己來札。（她從花堆上選了幾朵花）這給添上表明的花球（她拿起另一個花球來修飾。）

中 （左右環顧那租來的禮服）還是太肥。

玉 我再縫上幾針就行了。

中 金玉，你也累了，這幾天。

張太 這幾天幸虧有金玉幫忙。

中 金玉，你比我自己的親妹妹還好。她就不肯回來幫我一點忙。

張太 她也想早回來，她信上不是這樣說嗎？可是規矩嚴，不能早早請假。

華 哼！從軍就這麼了得了！

張太 况且建民這孩子總不會這一套。這些打扮呀，佈置呀，應酬呀的事情，這些張羅她都不在行。

中 就是回來也幫忙不了多少。

中 我根本就不希罕她幫忙，她不回來更好！

張太 回來倒一定會回來的。今天又是禮拜天。

桃 (把花球送給建中和金玉看) 建中姐，你看現在不好看得多了嗎？

中 嗯。

桃 表姐，你這個不也很美嗎？

玉 很美，你放下呢。(已經縫好) 這回不肥了吧？張伯母，您來看看。

張太 (走前去看) 剛好了。

中 (自己又邁開看看) 怎麼這麼縫呀？

張太 一會兒脫下來再駁一駁罷。看這頭紗怎麼樣。(從盒子裏把頭紗拿出來戴在建中頭上。金玉替

她拉開，建華也走前幫忙。)

桃 (欣羨) 好看極了！

張太 (走後幾步看) 是好看！(表現很驕傲，很快樂的樣子。)

玉 (也走到張太旁邊) 真好。春桃，你到我屋裏去拿那面大鏡子來讓建中姐自己照照看。

華 我去拿。(與春桃下)。

張太 我去把熨斗弄來。(也出門去)。

玉 建中姐，你今天真好看！(微笑作欣賞狀)美極了，好看極了！

中 金玉，你今天也俏皮起來，*Make fun of me!*

玉 不。我覺得你真是好看。我替你高興。

中 謝謝你，金玉。我也希望你早天做我的親妹妹。

玉 (有點難爲情的樣子)可是你又要到美國去了！

中 那不更好嗎？我已經跟昌雲說過了，等建華發表了出國以後，也想個辦法叫你跟他一塊兒到美國去。

玉 姐姐，你們待我們太好了。

中 我們可以住在一塊兒，昌雲買部汽車，可以讓建華 *drive*。昌雲說的，美國的東西現在還是很便宜。我們可以天天上街去買東西，東西又漂亮又好，說看電影也不用像在重慶一樣打破了頭才買張戲票。燙頭髮也不要偷偷摸摸去燙。昌雲說的，在美國什麼菜都有得吃。法國餐，俄國餐，英國，德國，意大利餐都有。又不一定要自己燒飯，儘可以跑到外邊去吃。一塊幾毛錢就是一個全餐。不愛吃西餐嗎？跑到唐人街去，海參，魚翅樣樣都有，要吃什麼有什麼。那裏像我這裏要找一隻螃蟹吃吃，就算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昌雲說：美國家家都有個 *Radio*，愛聽什

麼，有什麼藉。禮拜天他們男人空了，還可以去兜水，去Picnic。金玉 美國的生活，真像天堂一樣！

中 玉 是呀，做美國人真正幸福。

等我們一到美國就替你想辦法。建華考選是沒有問題的。要是你也能夠去便是十全十美了。那時候，我們大家有伴，玩也玩得熱鬧，吃也吃得痛快！金玉，你想想，這是多麼好呀！

玉 好是好的。可是，建中姐，這恐怕都是夢想罷了。我比不來你。張伯父，張伯母都很文明，你們姐妹也多。他們很願意你和建華到外國去。可是我爹爹思想舊的不得了。而且他們又只有我這一個孩子。他們是不肯讓我離開家的，

爲着你的好處，他們爲什麼不讓呢？

中 玉 (搖頭) 你不知道了！近來他們知道建華要考出洋 天天逼着我要建華不要去考。

爲什麼呢？

爲的是怕建華到了外國去就變心。

中 玉 那麼跟着一塊兒去，就不怕了。

可是他們那裏肯？他們就從來沒有讓我出過門。

中 玉 難道他們永遠把你牽在身上嗎？

可不是？我爹爹還希望建華入贅哪。

中 玉 入贅？現在文明時代還講這些！(建華和春桃把一面大鏡子抬進來。建中對鏡欣賞着自己的影

子，表示很得意的樣子。〕這禮服，還像是不稱身似的（金玉又替她整理一番。）  
建中姐姐，您今天要做新娘子了；所以特別漂亮好看。（驪太太含鬚斗上。）

張太 脫下來再鬚鬚吧。（金玉幫着建中把紗脫下來，張太太把書桌上的禮物搬到床上，鋪上一個  
氈子，預備妥。）

桃 表姐，舅媽叫你回去換衣服。你衣服還沒有換呢。

華 是呀。金玉你今天也太累了，回去歇一會兒

張太 對了，快去歇歇吧。新娘子要好看，伴姑也要好看呀。（建國背着包袱上。）

桃 哎！我還趕得及吧？

建國！你接到……

接到了。（對建中）婚還沒有結吧？大姐，你還沒有結完婚吧？

張太 你怎麼知道的呀？你爸爸說不要讓你知道的嘛！

可是我知道。

桃 你吃過飯了沒有呀？

國 我那裏有什麼飯吃呀？五點鐘就趕上船了。一直餓到現在，連一滴水也沒得喝。

華 （春桃上前要說話）春桃，你快陪表姐回家吧。

玉 張伯母，我走了，回頭見。（下）

張太 好，你回去歇歇吧。

桃 (轉頭對建國) 什麼時接到的呀?

國 剛昨兒晚上。(外邊金玉喊春桃。桃下。)

華 是春桃告訴你?

國 她……告訴我也知道的。大姐，你結了婚還要去美國，是不是呀?

中 又是春桃信上說的?

國 帶我去要得吧?

華 又說要從軍?

國 可是爸爸不讓呀。媽，我餓了!(看見點心) 這點心，我可以吃點吧?

張太 你吃吧。(建國大聲起來。建中走進屋去。) 建國，不要吃那麼些。

華 晚上還有大茶吃呢。

國 大茶，是西餐?(華點頭) 在那裏吃呢? 勝利大廈!

華 你就知道勝利大廈。

國 那麼在那兒?

華 嘉陵賓館。(建中把禮服脫了，拿出來魚鬚。)

中 都快四點了。怎麼昌雲還不來呢?

張太 該快來了吧。

中 說的是來吃午飯。弄到現在還不到!

張太 陳先生把你爸爸叫了去，到現在也還不回來哪。

中 （開始覺得驚異，担心）我想……我想有點奇怪了。爲什麼這麼晚還不來呢？

華 有什麼奇怪呢？事情忙了便忘記了時間了。

中 平常能夠忘記，難道今天也會忘記嗎？可知你們男人，真是沒有心肝！

華 這跟男人不男人有什麼關係呢？你們女人說話真奇怪！

中 那爲什麼還不來呢？也不派個人來說說，叫人乾着急？

張太 建華，你到馮家去給他打個電話，找找他吧。真是的。五點就是了，也該來了。

國 是五點結婚嗎？

華 好吧！我去找他來。

國 我也去。

華 你去幹嗎？要吃我的屁？

張太 你替我去洗洗臉，換件衣服。人家都打扮的整齊齊齊，只有你儉個屁花子。誰敢認你作小舅子

中 啣？（建國提着小包走進屋。）

中 （她和她母親在熨赤禮服。忽然她把禮服推開了）媽，我怕！

張太 這孩子！怕什麼呢？

中 （翻唐地坐在椅子上）他爲什麼還不來呢？

張太 也許有什麼事，一忙了就晚了，你不要着急，回頭就來了。



中 他不來怎麼辦呀？

張太 (笑) 你瞧你，說什麼話呀？那裏會不來呢，他又不是個三歲小孩。

中 可是，媽，我怕！我怕！(哭起來。)

張太 (把鬚斗放下，走到她旁邊) 真是個孩子。你說，怕什麼呢。難道你怕他連自己結婚的時間也會忘記嗎？

中 不會，怎麼不來呢？你知道嗎？並不是他要這麼早跟我結婚的。

張太 那麼是誰呢？

中 是我。

張太 你？你不說他早就有這個意思了嗎？

中 有倒是有的。不過他近來又不提了。整天要計劃到美國去。

張太 那麼他……

中 他也沒有預備帶我到美國去。

張太 也是你要他帶你去的嗎？

中 (點頭) 他會不會忽然自己就跑了呢？

張太 不會的，你別疑心。

中 我並不是疑心，不過他近來所作的事，實在叫我不大明白他。你看，他從來就沒有提過要辭職，也沒有說過要到外國去。忽然又要辭職，又要出國，而且還非要馬上走不可的樣子。總之，

他這一個月來改變得很厲害。心神彷彿佛的，跟他說話老是支支唔唔，吞吞吐吐。

張太 他近來也夠忙的了，又要辦移交，又要辦出國的手續。

中 （看錶）四點半了！媽，我不如親自去找他一趟。

張太 建華不是已經去找他了嗎？

中 有許多要找的地方他是不知道的。

張太 回頭他來了，你又不在了，怎麼辦呀？

中 （走向門口）讓他等等！也叫他着急一下！

張太 穿上大衣呀。

中 不要穿了。（下）

張太 （在後邊喊着）建中！建中！（建中早走了。她肩頭竊了幾下。走回去覓那件禮服。建國穿了

一套很整齊的西裝，一邊扣着褲子的紐子，一邊走出來。）你怎麼穿了建華的衣服了？

國 借他的穿一穿也要得吧？我穿了不是很合適嗎？

張太 （忍不住笑）就肥了一點，倒是還穿得上。來，走前來，讓我看看。（很慈祥地微笑着看建國

整理那衣服）建國，你長了，真的高了，也胖了。

國 高了半寸，重了五磅。現在剛剛夠重了。

張太 可是你信上又說得多麼可憐，天天沒有茶吃，連飯都不夠。

國 是不夠嘛。誰騙你呀？

張太 奇怪，不夠吃，却又高了，又胖了。

國 誰知道呀？媽，我還要吃一塊點心。

張太 吃了你回頭還吃得那好茶你就吃吧。

國 怎麼會吃不得呢？我是鹹的東西裝一個肚子，甜的東西裝一個肚子。吃完甜的一樣可以吃鹹的

：吃完鹹的一樣可以吃甜的。（又大嚼起來。）

張太 建國！我說你不要再吃了！

只吃這一塊就不吃了。媽，我出去一會兒。

張太 那裏去？

國 去看同學。馬上就回來。新郎新娘都還沒有來呢。（張自強上，建國有點畏縮的樣子，擦擦嘴

，站着）爸爸。

張 你怎麼回來了？誰告訴你的呀？

張太 是春桃寫信告訴他。

國 你還是跟那春桃擾在一起！正經書就不讀！

張 媽，我走了。

張 走那兒去呀？

國 看同學去。（欲退不敢退，到底放胆走出去了）

張 哼！這個家伙！

張太 陳先生叫你去做什麼？（張嘆息一聲）一定是很重要的事吧？特別叫人來請你。

張 （點頭）建中呢？

張太 她等昌雲等急了，親自找他去了。建華也到處去找。

張 （搖頭嘆息）建中這頭親事到底還是錯了！

張太 怎麼了？

張 那天那家逃難的湖南人說的話是對的。

張太 誰說的呀？

張 陳先生說的。他剛纔叫我去，就是爲的這件事。他有一房遠親，很知姓龍的那件案子，他今天早上看見報上的啓事，馬上就打電話告訴陳先生，叫他轉告我。

張太 還有什麼辦法呢？今天就要結婚了。

張 還沒冇結呀。現在還來得及。

張太 你是什麼意思呀？

張 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早就不贊成她跟他結婚的。現在我還是要叫她今天不舉行這個婚禮。

張太 那怎麼行？報也登了，帖子也發了，馬上就要結婚了。忽然又說不舉行了，你想是小孩子玩嗎？爲什麼陳先生不早說呢？

張 他也是剛知道的。

張太 他到底犯了什麼罪呀？

張 從前在湖南，謀財，害命，現在又有貪污嫌疑！

張太 一過他現在已經辭職了，又快要到美國去了。

張 就是到了美國也不得了的呀。

張太 那怎麼辦呀？

張 陳先生叫我馬上停止今天的婚禮，明天就登報聲明建中並沒有和他結婚。

張太 可是建中一定不肯。她是個那麼怕丟臉的人。

張 她肯不肯，我也要這樣做！我們從前太讓她自由了！

張太 現在還有什麼辦法？這會兒米已經煮成飯了。我看就算了吧。反正多用幾個錢，也許就沒事了

張 沒事！都要捉人了！沒事！這件事已經醞釀了快一個月了，我們一點也沒有得到消息！（門開

朱崇聖和朱太太上。朱約六十餘歲，穿一件大皮袍，馬褂，棉鞋。朱太太穿的是一件又肥又大的棉袍。）

朱太太 恭喜！恭喜！張先生，張太太！

張太 謝謝你們，朱先生，朱太太。謝謝你們的禮。

朱 （拱手）恭賀！恭賀大小姐驚風和鳴，百年諧老！

張 （拱手回禮）謝謝朱先生。請坐，請坐。（大家坐上。張太太倒茶。）

新娘子呢？春桃那小鬼告訴我！「舅媽，舅媽，新娘穿上禮袍，戴上花紗，漂亮極了，神仙似的！」我說「我趕快去看看！」新娘子，新娘子，出來看看呀！文明結婚，還害臊嫁起來嗎！

張太 她出去了。

朱太 怎麼這早晚還出去？

張太 她忘了買幾樣東西哪。

朱太 爲什麼不派別人去買呢？叫我們春桃去呀。

張 朱先生近來身上可好？

朱 托福，托福。倒是稍爲好一點了。

朱太 半年了，他今天纔第一次出門。今天因爲是大小姐的好日子，所以特別過來道喜。我今天要吃大小姐的喜酒，牌也不打了。

張太 真正賞臉了。

朱 同在一個院子住就好像一家人了，一家有喜事，家家都高興。（靜）張先生，日前小弟託翁老先生向您老兄商量一件事，不知道他老人家說了沒有？

張 什麼事呀？他沒有說。（朱先生看看朱太太，咳嗽兩聲。）

朱太 還是我們自己談談吧，大家住在一個院子裏好幾年了。大家這麼熟，原來不必託別人。

朱 是的，張先生，張太太這幾年來，令郎和小女，兩小無猜……大家都知道的。

張 是的。小兒和令愛確是不錯。

朱 這些話本來不應該由我們這邊來提的。不過男大須婚，女大須嫁。

張 朱先生，兒女的婚嫁，我是聽其自由的。只要他能夠獨立，我完全讓他們自己選擇，自己決定

朱 是的，是的。你知道我家裏只有金玉這一個女兒，而且從小嬌養慣的。

朱太 是呀，我們養金玉，就像養朵花似的。她從來沒有受過一點兒委屈。

朱 愚夫婿年紀老邁了，小爺年來多病。舍下哈有一點資財。

朱太 他就估着他這點兒家當，身後沒有人好好的替他照管。不是我自誇，張先生，張太太，我們這一點東西，算起來，幾棟房子，幾家鋪店，還有好幾處的股份，一二千萬只右算少，不會算多了的。趕明兒抗戰完了回老家；也還有幾頃良田哪。

朱 也並不是爲着這個，我只不願意繼兒子。婿亦猶子也，所以我的意思張先生，想請令郎，想委屈他……

朱太 我們嗎，想請建華入贅。

張 入贅？

朱太 張太太，你們有兩個兒子，你又不是希望建華討了媳婦了就來侍候你做老太太的。

張太 我倒是從來沒有這樣希望過。

朱 他要是不願跟我姓朱，我也不勉強他；只是請他遷到舍下來居住。我也可以早日把東西交給他管理，張先生，張太太，你們意下如何？

張 這是建華的終身大事，似乎應該讓他們自己決定。不過，他現在還不是談婚嫁的時候。他還要考留學呢？

朱 我倒是跟令郎談過了。他……

張太 他怎麼說？

朱太 他說不出洋也沒有什麼關係了。

朱 他這樣說！

朱太 等大小姐的好日子過了，也可以辦他們的喜事了。張太太，一概由我們負責，包管不用你們花

一個錢就是了。（翁先生，金玉讓菡讓蓮上。金玉已經換了衣服。）

翁 恭喜！恭喜！新娘子呢？伴姑，花童，都準備好了。

張太 她有點事出去了，一會兒就回來了。請坐。

朱太 蓮兒，好漂亮齣。哥哥也好看極了。

翁 今天練習了一早上。拉着他們媽來教他們步伐。

朱太 金玉，你請郭太太教你了沒有呀？

玉 郭太太出去了。

翁 下午有個足球會，要她主持招待。她叫我跟你們道歉，張先生，張太太，她不能來恭喜了。

張太 可是請她務必來吃喜酒呀。

翁 來，來讓蓮讓菡，再來練習一下子。（把花籃提過來讓讓蓮拿住）那個戒指盤呢？（從桌子上

拿了一個銀盤給讓菡。）

朱太 金玉，你也學學呀。

翁 來罷，來。（把花球拿給金玉）好，我來唱。（他唱着結婚進行曲）走呀，走呀。讓菡，你走



傅點！（繼續喝着，和以鼓掌）譟蓮，花一下不要撒的太多，金玉，你的頭不要垂得太低，你又不是新娘子。（金玉不好意思起來）我來走給你看看。（把花球拿着）你看！（一邊走，一邊喝着進行曲）你再來。又把花球交把金玉。（唱。正在學着，門開，高志飛走進來。他穿上一套很整齊的西裝）

朱太 原來是高先生。我還以為是新郎官哪。

高 （笑）沒有那福氣。

朱太 怎麼沒有呢？大小姐的喜事辦完了，該輪到二小姐了。

高 我想該輪到朱小姐了。

翁 哈！哈！對了！對了！

玉 缺子，別隨便拿人開心！

高 對不起，對不起！建中以後不是建華是誰呀？

朱太 你也不要儘想建華以後，就該輪到你。二小姐男朋友多着呢。（高一時受困）

張太 （解圍）志高，冷罷？穿這麼少。

高 不冷，不冷，謝謝。（外邊有女人邊說邊笑的聲音。門開，秦月梅上。她年約四十，但臉上的

脂粉太濃了，不大看得出來她的年齡。她身體肥胖，穿西裝，鬚髮，高底鞋，裝模作樣。）

秦 Hello！恭喜！恭喜！

張太 月梅。

朱太

這就是媒婆吧？

秦

Why? 怎麼現在纔熨衣服啲？我剛跑禮拜堂去了。到底是幾點鐘呀？我忘記了。我滿處找那個Card 那個帖子，又找不着。我便四點跑到禮拜堂去。誰知還沒有關門。我想莫非改地方了，後來看見那牧師，纔知道是五點，所以啲，又跑到這裏來。

高

媒婆怎麼也把時間忘了呢？

秦

現在也快五點鐘了呀？怎麼……建中呢？新娘子呢？新郎官呢？Where is the bride and bridegroom? 呀，惠英姐，我替你介紹這個女塔不錯罷？真的，你就戴上兩副眼鏡也難得找得着比龍昌雲再好的女塔。相貌好，多麼 Handsome 呀？年紀又不大。有錢，有地位，又沒有孩子。而且又多麼會 Serve Ladies 呀？跳舞跳的多麼好，Francis 常常說中國男人跳舞不行，就單單讚昌雲，Walk Tango 都好。真是建中的 Ideal husband。姐夫，你們得大大的酬謝媒人才對哪！哈！哈！（看見金玉）這是伴姑罷？

張太

這是朱小姐。這是朱先生，朱太太。這是秦女士。孩子們都叫她秦姨媽。

秦

叫我做秦秘書好了。（看看朱夫婦，又看看金玉。）啲，你們竟有這麼一個摩登的女兒？最少相差兩個世紀，像 Francis 說的，相差 Two centuries。（拉着金玉的手）朱小姐，你趕明兒也做我的伴姑好不好？我本來打算請建中做我的 Bridesmaid 的。誰知她這麼快就結婚，趕過我了。

高

你到底什麼時候結婚呀？去年就聽見你要結婚。

秦 跌子；你急什麼呢？反正我總有一天請你吃喜酒就是。Francis 這孩子思想跟別的外國人不同。這也是我歡喜他的原因。外國孩子也就是他選得上。重英姐，你猜他怎樣說的，他說沒結婚以前是春天，是 Spring，是 heaven，是天堂，但是結了婚就是冬天，就是 Winter，就是地獄，就是 hell 了。所以他老不願意馬上就結婚。本來是嗎，像現在這樣，兩個人是自由自由的，吃就上館子吃他一頓，愛跳舞，就跳舞，愛兜風，就兜風，多麼 nice 呀？朱小姐，怎的總沒有見過你去跳舞呀？也出去見見世面呀？Francis 有一部 Teed，趕明兒，我們來帶你去赴個 Dancing Party，也學學跳舞。

朱 我們不興那一套。（生氣，站起來。）

朱太 我們金玉是個深閨小姐！

秦 嗷！小姐就不跳舞了嗎？愈是摩登的小姐纔跳舞呢。

朱 留你們吧。我金玉不來這一套！金玉，回家去！來！張先生，張太太，失陪了，失陪了。（拱手告別）再見，再見。

張太 再坐坐呀。

朱 不坐了。他要回家歇了。回頭到禮拜堂去觀禮。

張 剛才提的那件事，請老兄考慮考慮。

秦 是的，是的。（朱氏夫婦領金玉下。）

張 這個八股先生！以為跳舞就不好。別寶貝！人家的汽油貴得很！人家的 soap 也沒有工夫來接你

的女兒去玩！翁老先生，你們的那位Rose太太可又太Popular了。我看她從來就沒有限一個 Boy Friend 去跳過兩次舞。總是每次都不同的 man。真英姐，我還是個中國人，說我古老也罷，不夠摩登也罷。我還是覺得一個女人呀，應該從一而……應該在一個時候呀，只從一個，你說對不對呀？翁老先生，到底Rose還要不要再嫁呀？

你去問她自己。

她要再嫁，這也是時候了。她已經快四十了罷，好像比我还大好幾歲。

你四十幾呀？

我？怎麼會四十幾呀？三十五還不到呢？

你不是說從前跟我媽同班，還習過我的嗎？我可二十出頭了。

（不理高，仍對翁）你們Rose真是的，心裏老不定，好像要等美國大總統纔嫁似的。是不是呀？

妹妹？你媽是什麼時候才給你們要一個親爸爸呀。你們要一個中國爸爸，還是要一個外國爸爸呀？

不要！不要！

妹妹要，是不是呀？妹妹要一個外國爸爸。趕明兒也嫁一個洋女婿。

秦太太我請你不要跟小孩說這些話了！（藹蓮哇的一聲哭起來。）

不要哭，妹妹不要哭。姨媽不好，姨媽一會兒帶妹妹出去買糖吃。

翁 不要！她不要吃糖！

荻 不要！

蓮 不要！

秦 姨媽自己要。(看錶)嗶啾！快五點了，我要走了！有個Foot Ball Game，跟Francis約好去看的。再見了，Good-bye, Everybody。真英雄，回頭替我跟建中道喜！(拍拍蓮的臉龐)妹妹再見，等姨媽結婚，也請你當Flowergirl，替你作一套最漂亮的西裝裙子穿。Bye Bye—Good Bye, everybody (跟大家招手而去。) bye bye—

怪物！

高 (對張太太)你爲什麼要請她？

張太 是建中自己請她的呀。再說你不請她也不行。她究竟還是個媒人哪。

張 媒人！像這樣的一個人，根本就不該讓進門。

張太 唉！從小就認識，有什麼辦法呢？

高 在漢口的時候，她整天來我家向我媽借錢。現在交上了什麼一個美國兵，看好像又闊了。

翁 到底她嫁過幾嫁了呀？

張太 誰知道呢？同學們提起她來都臉紅，可是她自己還覺得很驕傲，覺得比誰都強。(建國跑進來)

區

二姐回來了！二姐回來了！(高志飛站起來想迎出去。還有幾個青年軍。(高志飛站住了，沒有出去。建國又跑出去。蕩荻蓮也跟著跑出去。接着軍民一手拉蕩蓮，一手拉着蕩蓮，後

邊跟着建國和四個從軍青年；兩個男的，兩個女的。他們都穿着軍服，舉手至額，向大家行禮。

高 建民。

民 （笑）我們來晚了把？

張太太 爲什麼這樣晚呀？

民 今天要作週記，必得作好交了才許請假。

國 你們天天操吧？學打槍了沒有呀？

張 建民 這是你的同學？

民 是的，是的，我來介紹。（先介紹兩個女的）

這位是龔真明，這位是周雲仙，（介紹兩個男的）這位是郭東嶺，這位是白堅，這是家父。（

青年們行禮）這是家母，這是翁老先生。公公，你的肉怎麼掉了這麼些了？

翁 想你想掉的呀，小姍。（大家笑）

民 這是高先生。（青年們相與行禮。她差一點漏了建國了，建民嚥嘴，以手自指。建民微笑）這

是舍弟建國。

國 （行禮）我本來也是要從軍的。

張太太 請坐吧，郭請坐。

民 姐姐呢？新娘新郎在那裏呀？

張太 出去了，一會兒就回來。

蓮 一會兒？建設中國來，我們就坐着花車去結婚。

民 (笑) 對了。你是撒花女罷，蓮蓮？唱一歌聽聽，好不好呀？

狄 我唱一個義勇軍進行曲。

民 好！好！(大家鼓掌。蕩荻唱，蓮蓮也跟着唱。)

蓮 (唱畢) 我會。

民 好呀！唱呀。

荻 我也會的。

蓮 還是我的。

翁 讓連兒自己唱。(蓮唱，荻忍不住也和着。唱完，大家鼓掌。)

民 唱得好極了。

蓮 該你唱了。

翁 該我唱？

民 是呀，唱個從軍歌。

翁 又有什麼新的歌了？教教我們。

民 唱「從軍樂」。(大家鼓掌)

翁 大家一齊唱罷。(翁與建國鼓掌。荻與蓮也跟着鼓掌。青年們唱時，翁有時拍掌有時蹣跚以爲

節拍。唱完大家又鼓掌，但張自強則踉踉蹌蹌，表現出心裏的煩惱。張太太也心不在焉，是焦急的樣子。高志飛一直木然站立。神色悽愴。）

翁 好，從軍樂！真樂！要得！要得！

周 （看錶）呸，五點過了。

張太 嗚喲，五點過了？建中怎麼還不回來？（對張表示很焦急的樣子。）

張 我去打個電話。

張太 打給誰？

張 給廖牧師。

民 新娘子把自己結婚的時間也不守。

白 （笑）愛迪生不也誤了自己結婚的時候嗎？

翁 這一對新娘新郎也要學愛迪生了。（大家笑）

周 我們要走了罷？我還想買點東西哪。

張太 吃了喜酒才走哩。

民 不能了，謝謝。

民 他們只請了三個鐘頭假，六點半，就要點名的。

張太 那麼請吃些點心罷。

周 是呀，有點心。（他急的就遞點心。張太太和建民倒茶。）



翁 你們的家都在那兒呀？

我家在湖南。

我家就在重慶。

我也是

（對白）你的呢？

我沒有家。

可是你的……

他的父母都在南京。公公，你知道他是誰嗎？他就是那位登報否認他的漢奸父親的那位白自由了。

（握白手）你，就是那位白自由先生！那你真正自由了！

偉大！偉大！

（見高志飛愴然無言，給他遞茶點）志飛，你怎不吃呀？剛從歌樂山來罷？（白堅走過來）

是的，下午來。

（介紹與白）高先生是個農場主任，養了許多鷄，許多鴨。種了好幾百畝的地。

好極了！好極了！我就羨慕從事生產事業的人，救中國的，便是農，便是工了。

那裏？那裏？像你們纔是救國的生力軍哪。

我們是桿槍的軍人，你是生產的軍人，都是一樣的。

翁 郭 周 龔 白 翁 翁 白 高 民 白 高 民 國 翁 民 翁 白

民 他種了幾十畝的地，養了五百隻鷄，千把隻鴨。

白 真好！高先生，我從軍回來的時候，一定要跟你學，（伸手和高握手。建民站在旁邊很高興的  
微笑。）

國 （走近白堅）白先生，白同志，你怎樣從家裏逃出來的呀？  
就這樣逃出來。

白 他們一點都不知道嗎？你父親母親？

國 我不讓他們知道啊。

白 你真是改了名，叫自由嗎？能夠自由多麼好呀！多麼偉大！

國 你不是很自由嗎？

白 （嘆息）我不自由！我沒有自由！我的環境惡劣得很！

國 你的環境？

白 是呀！家庭壓迫！（搖頭）我要從軍，我父親總不讓我，從軍是多麼偉大呀，可是他們不許！  
唉！心中苦衷，一言難盡！

國 我說，小弟弟，你還不到從軍的年齡罷？

白 可是我夠高夠重呀。你不知道。我們這個家庭，重女輕男，我二姐就可以從軍，可以偉大。我  
便不能夠！

國 不要急，小弟弟，等你大了，你父親一定諷你的。

國 等我大了，戰爭早完了！

周 喲！我們真應該走了。

郭 是呀，走罷。

國 （仍和白談話）不走，在我們家過一夜行嗎？最少參加我大姐的婚禮呀。在嘉陵賓館吃西餐。

白 （笑）我們以後再來。你有空到我們那裏去參觀呀，

國 可以去嗎？

白 當然可以的。

國 媽，我們可以到青年軍那裏去參觀。呵，對了。請龍處長帶我們去。坐他的汽車去不是很好嗎？

白 白堅走呀。

郭 （放下茶杯）走，（大家早巳道過別，他是最後的一個，和張太太握別）再見，張伯母。從建民同學的談話中，我知道張老伯和您，是一對模範父母。今天拜見了，更叫我羨慕。

張太 謝謝你，白先生，有空再來玩。（青年們站在門口對大家行禮，轉身出去。建民建國領着藹汝

藹達送他們出去。張太太推開門站在門口，向他們招手。高志飛黯然慢慢的走到窗下。）

翁 （走到志飛後邊，拍着他的肩膀）高先生，你今天……爲什麼不大說話呢？

翁 我有什麼話可說呢？

翁 今天建民待你很好。

高 她愈要跟我疏遠，愈是要跟我好的，她在可憐我，我知道。

翁 你不要這樣憤憤的。

高 我倒不。我今天却發現了她理想的對象了。

翁 她理想的對象？是誰呀？

高 反正不是我。我很自量！我知道我比不上這些從軍的青年們。像那姓白的，多麼會說話，又多麼和她相配？（聲音沈痛。翁同情地以手撫他背。張太太回轉頭來。門邊淺掩上，建國便跑進來。外邊傳來藹藹哭的聲音。）

國 公公，藹藹昏厥了。

翁 嗯！我去看看。（和建國出）

張太 （潸然）五點過了！（嘆息）連兩個去找我的也無蹤無影！（建民建國進來。）

高 是誰去找誰呀！

張太 建中和建華哪。昌雲說來吃午飯的。一直就不來。建華便去找。後來建中也急了，又去找！

民 我看有點滑稽，新郎，新娘，伴郎，一個都不見面。他們到底跑那裏去了呢？

國 是不是偷偷跑去從軍了？

張太 （忍不住笑）你就知道從軍！

高 伯母，我這幾天聽到一點消息。

民 關於龍昌雲？

高 不過也許是謠言。

張太 不是說他是……（囁回去）

民 是一個大案子的罪犯，是不是？（高點首。）哦，那麼那天的難民並不是胡說的了。

高 是這麼說，他在湖南謀財害命，逃了幾年，現在改了名，又混到中央來。

張太 你知道，你爲什麼不早說呢？

高 我怕是謠言。而且也是這幾天才聽到的。我見結婚帖子都發了，何必多言，弄的不痛快，你們

大概也知道了罷？

張太 剛纔陳先生叫自強去，告訴他的。

民 像龍昌雲這樣的人，姐姐根本就認識錯了。我寫了一封多麼長的信給她，勸她想清楚，觀察清

楚，調查清楚，纔和他結婚。

張太 志飛，你看怎樣辦才好呀？

高 我想還是告訴建中，讓她也知道。（張自強返。）

張太 你打電話給廖牧師做什麼？

高 我要告訴他。可是打不通。志飛，你替我跑一趟。

高 好呀，那裏去？

民 爸爸，我看這件事，得想個辦法解決。

張 我是要解決呀。

張太 志飛也聽到同樣的消息。

張 人家都知道。就是俗們自己是傻子！

高 聽說還有件貪污案呢。

張 可不是！

民 一看他用錢就該知道的了。二姐也太不長眼睛了。

張太 這怎辦呀？

張 志飛，你去替我走一趟。去禮拜堂告訴廖牧師，說婚禮不舉行了，因為婚約解除了的緣故。勞

他通知來賓，替我們道歉。

張太 怎麼行呀？也許他們一會兒又回來呢？

張 你想他們還會找到他？你纔是個傻瓜哪。這不明明是他已經畏罪逃了嗎！

張太 可是也要跟建中商量商量呀！

張 還有什麼商量呢？你不要想今天這婚禮能夠舉行。等建中回來我跟她說。還算好，還沒有結婚

。

張太 誰都知道是今天結婚的了。許多親戚朋友現在都現禮堂等了。忽然又說解約，叫人家回去。以

後怎有臉見人呢？

張 你有臉沒臉見人重要呢？還是建中終身的苦樂重呢？

張太 我早就叫你去查查的。可是你不去！到了現在鬧的這麼大的笑話！

張 我怎麼不查？我早就告訴你，我不喜歡這個龍昌雲，叫你勸建中不要跟他來往。你偏說他好，鼓勵她去自投羅網！

張太 總是我不對！女兒也是你的。爲什麼你不勸她？只會說的漂亮話：兒女的婚姻我取不干涉態度，一切聽他們自由

國民 我想，我們還是商量怎麼辦吧。

國民 我想出一個辦法。（大家看着他）去告訴來賓，說他們到美國去的飛機忽然改期，今天早上他們已經飛走了。

張 志飛，你還是替我到禮拜堂去一趟。

張太 不要去，志飛。

高 要不然，再等一等，等建中回來再說

國民 我覺得姐姐若是知道了這件事，一時除了煩惱之外，也不會有什麼主意的。不如就去禮拜堂宣佈：說龍昌雲因有不得已的事情，趕不回來，所以要改期行禮。這樣說活一點，也可以護二姐有個時候齊慮考慮。

張 這樣也可以的。

高 那麼我現在就去。

張 你再到嘉陵賓館去，看看那酒席能不能退了。

國 我也去，我從來還沒有到過嘉陵賓館呢。（跟高下。）

張太 （哭起來）想不到倒的這樣的楣！

民 媽，你不要着急。媽不要哭好不好？（大家愴然，靜默良久。建中上。）姐姐！

張太 建中！你回來了？他呢？找着他嗎？

中 （搖頭良久）誰知道跑那裏去了！

張太 你到那裏去找他啦？

中 什麼地方都沒有去，我只到他的旅館。在他屋子打了幾十個電話。

張太 沒有一個地方知道他在那裏嗎？

中 （搖頭）都說不知道！

張太 他留有什麼信沒有呀？

中 沒有。那茶房說他昨天晚上就沒有回去了。

張太 昨天晚上沒有回去？（看看張自強，覺得張剛才所料想的也許是對的。）他有沒有說到那裏去

呢？

中 誰知觀呢？誰知道他這是幹嗎的！（伏椅手哭。）

張 建中，不要哭。你平心靜氣點好不好？（建中哭得更厲害）我說，建中，這不是哭的時候。你

知道嗎？你們五點就要結婚的，現在都快五點半了。就是有什麼事你也要勇敢地担負起來。

中 我怎麼想也想不到他是這樣的人？我的臉以後還能見人嗎？這種的恥辱！



張

不要緊的，你母親跟我跟你妹妹弟弟也都預備幫你忍。這次的恥辱。（建中驚懼起來，好像明白她父親所指的恥辱比她自己所想到的還要甚，她睜大眼睛望着她父親。）你擦乾眼淚聽我說。（張太太替她拿了一條乾淨的手絹。建民替她倒茶。）建中。你學勇敢，須知你所理想的世界并不那麼理想，而且也并不那麼簡單。生命像大洋海一樣，有時有風有時有雨，有時翻着波濤大浪。

中

（不耐煩）爸爸你現在跟我說這些話做什麼呢？

張

我要跟你說這些話，建中，因為你現在正在風雨波浪的當中，我要你平心靜氣渡過這狂風暴雨兇濤巨浪。

中

（驚恐）是不是，爸爸，是不是昌雲有什麼事？

張

是的，建中。

中

那麼你們為什麼不告訴我呢？他不是病？爸爸，你告訴我。你說！你說！

張

我要告訴你。可是他不是有病。

中

那是什麼呢？

張

不過他整個人格就不是健全的。他八年前在湖南，他的本鄉，作過一件喪盡天良的事情。他貪人家的財產，便害了人家的性命。

中

（怒）誰說的呀？誰造的謠？（馬上怒目視建民）爸爸，你會相信這些話，這不是明明有人捏造是非要陷害我們的嗎？

民 姐姐，爸爸不會輕信謠言的。他更不會想陷害自家的女兒。當然是知道清楚纔告訴你的。

中 我不相信！昌雲絕對不是謀財害命的人。

張 他犯的罪不止是從前的舊案子呢，他現在還是一件貪污案的罪魁哪。

中 這更沒有理由了！他有的是貨，有的是錢，用不著貪污的！

張 建中，這便是你幼稚的地方了。他有錢，錢從那裏來？有貨，貨從那裏來？若論薪水，他每月

中 國庫支的薪金最多三兩萬，就是他抱着不花，也生不出許多錢來。

張 他既然犯了這麼大的罪，他怎麼還敢在社會上拋頭露面，還能當大官呢？

中 那當然我也不知道他爲什麼敢了，不過他也改了名。

張 他原來不叫昌雲，是叫龍永福。

中 等他來了我自己問他，他對我不說瞎話的。

張 他來了，我也要問他，可是問題就是：他會不會再來呢？你想，建中，他爲什麼忽然要辭職？

中 爲什麼忽然又要到美國去？

張 那是……那是他討厭中國了。

中 那早因爲有人告發他了，政府正在偵緝他。他今天不來，是爲什麼呢？他若是見來勢不佳，自

張 已逃了，還算是好了呢。

中 （無言良久，後來哭起來）他會來的！他會來的！

張 建中，他就是來了，你也不要跟他結婚。

中 可是我要跟他結婚！我一要跟他結婚！（她起身拿起那禮服要走。）

張 建中，你不必去。禮拜堂廖牧師已經宣佈你今日不舉行婚禮了。

中 爲什麼呢？這是誰的主意？

張 是我的主意，建中，因爲我是你的父親。

張太 你爸爸是爲着你的好處呀。

中 可是我必需跟他結婚！（投到她母親的懷裏。）媽！我一定要！我不能不跟他結婚！（哭。聲

音悲哀恐懼。）

張太 乖，別哭。你若是能夠今天跟他結婚，誰說不好？可是他總不來哪。

（建中泣愈哀，忽然大門打開。一鄉氣十足的中年女人踏進來。後邊跟着兩個胖大的粗漢。）

「白漢」 這是姓張住的嗎？

張 什麼事這樣衝進來？

女人 那一個叫張建中？（她早已定眼釘住建中。建中想答應，但見來勢甚兇，又住了嘴。）張建中

呢？張建中在那裏？（衝前）你還不是張建中嗎？（建中退。）

民 （走前）你找張建中做什麼？

女 找她吃蓮子羹呀！（握拳，喝令兩個粗漢）打！打！

張 （喝住）你們到底做什麼！（女人和打手還是向衝前要打。）

民 （擋住打手）同志們，慢點，你們知道這個是什麼世界？是個什麼地方？是隨便撞進人家屋裏

打人的嗎？（打手見她像是很有權威的一樣子便住了手。此時建中躲在她母親後邊。建民轉頭，對女人）你要找張建中嗎？也許我就是張建中。

你？

女 你到底找她做什麼？

三 漢 原是個女兵。

乙 漢 要討個女兵。

民 你們到底幹嗎呢？

女 你！！你你搶了我的男人！

民 我什麼時候搶了你的男人呢？你的男人——他是誰？

女 他現在叫龔昌雲，可是他從前是叫龍永福的。他今天要跟你行文明結婚禮。你還想賴嗎？

民 （看看她父親頗覺有趣）他怎麼是你的男人呢？他的太太已經死了。

女 那個不是他的結髮元配。我纔是他的正官夫人哪。（建民又看看她父親）

張 他什麼時候離開湖南的呢？

女 他離開湖南八年零八個月了。他忘恩負義，停妻再娶！我從來都是循規蹈矩，遵守婦道的，沒

有對不起他的地方，但是也忽然便把我拋棄，另外討的自由女人。我到處去找他。他却學陳世

美不認妻。

張 這會你怎的又找到他呢？

女 我有一個親戚有一天看見他在這裏。我到他的旅館找他十幾次了，他都不見，還叫人嚇唬我，趕我走。我偏不走！他不仁我也不義。我偏在這裏叫人人都知道他的壞名聲！

張 他從前怎樣壞名聲呢？

女 他殺人放火，放債酷利，什麼事不幹呢？我那一對兒女，也還是他殺死的！

張 哦？

女 從前他不理我，但我們還靠一點祖田度日。可是自從日本鬼子把地佔了，我們便流離失所了。我到處托人找他，也登過不少廣告找他求他。但是他都不理。兩個孩子，是在一個月內死的！什麼時候？

張 說前兩個月。要不是這樣我也不去說他的壞話。

民 他到底做了什麼壞事呢？

女 他什麼壞事不做？在芷江當警察局長的時候謀害了人家一家人，佔了人家的財產，後來又變賣了，便帶了那個死鬼女人跑了，離開本鄉。

張 現在就是你去告他嗎？

女 告他？我沒告他。不過他這麼壞心眼，害了別人，又連自己妻子都不顧，他總不會得好報的。

（建華上，驚慌焦慮的樣子。）

張 建華，怎樣了？（建華搖頭。）

中 到底怎樣了？（建華搖頭不答）建華，你怎了？昌雲到底找着沒有？

華 (搖頭) 他已經給捉去了。

中 捉去！(倒坐椅上哭) 誰說的？

華 是李科長說的。昨天晚上在施公館打牌回去的時候，在施公館門口給捉去的。李科長也在場。

女 是誰給捉去了？是他嗎？(建華現在才發現她在屋裏。)

民 這是龍昌雲的太太。

華 太太？

女 是呀。我纔是他的結髮妻房哪。

華 是你！是你去告她！

女 冤枉！冤枉！我什麼時候去告他？他雖忘情，我却……我却……我到底還是和他夫婦一場。(

哭) 他真的給捉去嗎？這麼怎麼辦呢？她從小就舒服慣了的。現在要坐牢，怎受得了呵！(又哭

哭) 到底還要打不要打呀？

女 叮……

乙漢 要是不打了，快給我們錢好走呀。我們還有別的事呢。

女 忙什麼呢？就知道要錢！你們一拳也還沒有打過。給什麼錢？

華 又不是我們不打。是你不要打了。硬打誰？說出來，我們馬上就動手。

華 什麼事？(怒目觀女人和兩個打手。)

張太 你們走罷！還在這裏鬧什麼？

同志們請出去罷！

得給錢呀。付了錢不走，難道還要在這裏下蛋！

（對女人）錢呢？付錢，我們好走。你又來是請我們來保釋的！

我付。誰說我不付錢！忙什麼呢？晚一個時辰就會死了嗎？（和打手出，又回頭，對華）大哥，他到底給探到那裏去了？

不知道！

是解回湖南呢？還是在重慶？

不知道！不知道！（女人回頭走出去）

（跟着）錢付來！

付錢！快付錢！

趕到閻王家去嗎？老娘不該鬼子錢！（下。打手隨下。）

建中，是不是呀？我說的話有錯嗎？

真的辛虧還沒有結婚。你看，家裏活活的纏着一個太太。

我馬上去替你登報聲明。你從此與他無關。（建中仍泣。）

（撫着建中）姐姐，他該歇歇吧。過去的事把它忘記了好了。

就算是得到一場教訓。

別哭，別哭！還算是你的運氣，還沒有跟他結婚。（建中豪然大哭起來，走到屋裏去。張太太

和建民跟着她進去。

說他是一個謀財害命的罪犯哪。

我知道

很嚴重的，聽說。

當然。

甭想不到！

你什麼事想得到！你只想到舒服，想不耕耘，就有收穫！

（春桃推門，伸頭進來。）

春桃幹嗎？

袁姐問走不走。

還沒有走。我就過來。（春桃退出去。建華想跟春桃去，）

建華。（建華止步）你回來。

（轉頭）是的。爸爸？

你坐（建華坐下）剛才朱家說的，你答應了他們入贅，不考留學了。

我並沒有答應入贅。我當然不會答應改姓朱。

可是你答應馬上和金玉結婚，替朱崇聖管理財產，不考留學了。是？  
留學不留學也沒有什麼關係的。不留學也一樣可以生活。是？



張

（怒）你這話就不對——留學爲着求深造的。是專爲找生活的嗎？你的作人的目的這麼低，怪不得有人要給你幾個臭銅錢，你便把向上的志願都凍下來了！真正叫我灰心！（靜）我自己原有一個很大的雄心，志向也很高的，可是少年環境惡劣，得不着高深的學問，所以一直無聲無息，無論多麼努力，也不過作一個中中庸庸，平平凡凡的人物。我不願意你們也像我一樣做一輩無聲無息的人，所以我無論多麼困難，多麼辛苦，我總是盡力栽培你們，設盡方法，叫你們達到學問的最高峯。我總是想：我的兒子將來一定是個工程師或者一個什麼家，能夠發明，能夠創造事業，不成就一番轟轟烈烈的豐功偉業，也作一個對世界人類有實際貢獻的人物。誰知道想得太高了，不過是幻想一番罷了！原來不成器皿！不成器皿！我看錯了！我失敗了！完全失敗了！

華

（良久）不過照現在情形。致也難得考取。原來是龍處長幫忙的。現在他這麼一來，後台沒有了，一定不會被取錄的。

張

（拍桌子）你的話越說越不像了！什麼後台！你看你這個沒有志氣的人！自己就不夠獨立嗎？就不能憑自己的本領去考？總是存着倚賴的，僥倖的心理！後台！靠山！想倚賴姐夫，倚賴外丈！這樣無恥！這樣奴性！不是我的兒子！我張家沒有這樣不要臉的兒子！（張太太從臥室出，秋容藉面。）

張太

自強！（走前，快要倒的樣子。）

張

（扶着她）什麼事呢？

張太 建中……建中……（在他耳邊低語）

張 （驚而怒）什麼！

張太 已經兩個月！！……

張 這……這，——你做娘的也不道？

張太 怎麼好呢？

張 怎麼辦？建中也太笨了！讓他騙到這個地步！

張太 不要罵了。想法子保他出來，馬上舉行結婚禮，以後無論怎樣，孩子也總算有父親哪。

張 （頓脚）怎麼你也不管，我也不管！太放縱他們了！弄的糟到個樣子！（幕）

## 第四幕

兩個星期以後，下午，張家客廳，佈置如第一幕。開幕時，張太太，張建中，和翁若斯在談話。翁若斯一邊說一邊抽香烟。後院的打牌聲，斷斷續續的傳來。

斯 (憤憤然高談闊論) 你不要傷心，建中。你，要爲一個男人這樣耗費你的精神。人身好像一齣戲 *Life's but a stage*，大家逢場……逢場演劇罷了。你要是太認真了便是個傻子 - *Don't be no foolish*，建中。

張太 是的，郭太太說的話一點不錯，

斯 *Let me tell you* 建中，我老實告訴你，男子就沒有一個好的。他高興時，跟你玩玩，好像很愛你，又勤懇，又把結，*Serve* 你像他的 *angel* 像他的天使，他的女神 *Goobesse of Athens*，但是這一切的一切 *all in all is nothing but emotion*，所謂愛情，所謂 *Love* 都是利用你的……利用你的 *Instu nent*，都是些蜜糖把你黏住罷了，*One day*，有一天把你弄到手了，他便當你是他的；他的 *Possession*，你的小玩具了。你若是不那樣，不聽他的指揮，要自己有一點點自由，一點點 *Freedom* 那他就會說你是怪物 *Queer*，沒有女性，不 *feminine*，沒有 *it*。By *that* *timemell*，什麼 *Love*，什麼愛情，都完結了。他便逃之天天（她讀 *taeu*）頭也不 *turn* 一下了。也不一定個個都是如此。

中 都是一樣的。我認識的男人比你的頭髮還要多。還都不是一樣。They are all alike you yno

才，建中，你太romantic了。又是一趟fall in love，你便覺得他什麼都好。我沒有這樣想Mrs郭。請你不要講。

斯 中 Ellen，建中，真的，我勸你不要太認真。Believe it or not，一個人過活痛快得多了。比和任何人結婚都自由，都舒服。——你只要有個職業，自己養活自己，Live on your own，自己愛怎樣就怎樣，什麼人都管着，多麼free，多麼自由呀？你又沒有孩子，那你更自由了。（哭得很傷心）Mrs郭，請你不要再說了！（翁老先生領藹荻，藹蓮上。）

中 怎麼了？建中，你怎了？沒怎麼？

翁 龍先生有什麼消息嗎？

張太 沒有。剛纔郭太太在這裏勸她不要太認真，她便又傷心起來。

斯 我勸她從此不要太相信男子，不要太期望男子。

翁 你何必說這些話叫她難過呢？建中，跟我們出去散散步好吧？

斯 Eddie，Ellen，Have you done your lessons？功課作完了沒有呀？

荻 作完了。

蓮 作完了。

斯 Really？

荻 Yes，mummy。

蓮 來，建中。今天天氣好極了。我們出去晒晒太陽不好嗎？

張太 去呀，跟老公公出去玩玩。（建中搖頭）

翁 不要這樣，建中。我們當然希望龍先生能夠保出來。可是天下事就不是件件都順利的。你知道嗎，建中？世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十件事有一兩件是如意的。生命那裏會完全平坦的呢？你看，那個蜘蛛，網子造了多少次才造成。那隻螞蟥，含了一點東西，走這兒不成，走那兒又不通，繞了多少彎才到家呀。你這趟碰見這件事，當然是不幸的。但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這樣，整天哭，徒然害了自己的身體。來，跟老公公出去走走，散散心。

張太 是呀，去吧。老公公說的一點不錯。

蓮 Aunty 中，來呀，我們都等着你。

荻 我們到南區公園去打皮球。

蓮 你上回送給我們的皮球，我們還沒有打破。走呀。（拉着建中）

荻 （也拉着她）走呀。

翁 你看孩子們多麼喜歡你去。

斯 你散步回來，我晚上帶你去 Dance，去跳舞。我打電話給 Captain Brown，叫他多帶個 partner 來。

中 你們去吧！我再也不跳舞了！

斯 不跳，去熱鬧熱鬧，Just to pass time 也好呀。悶在家裏做什麼呢？

翁 走吧，去散步吧。

蓮荻 (拉着她) 走呀！Aunt，走呀！

中 (對這孩，勉強笑一笑) 讓我進去拿大衣。(進屋去)  
快點！快點！

蓮荻 兩個多禮拜了，她一步沒有出過門。

張太 平常她好像很摩登，原來她頭腦是這麼舊，這麼 Conservative。

翁 那頭處長的事怎樣了？

張太 還是一樣。

翁 不讓保嗎？

張太 (搖頭) 不讓。

翁 (思索) 二小姐的那同學叫白堅的好像認識不少要人。可否請他幫忙跑跑呢？

張太 已經請他幫忙了。一早建民便跟他出去。她父親和志飛，建華這兩個禮拜也跑的不少地方了。

斯 我說，張太，你還是勸建中撒開手吧。不要依太戀了。她爲什麼一定非這姓龍的不可呢？(張

太太嘆了一口氣。建中出。)

荻蓮 (上前迎着) 好了，好了！走了！走了！

翁 走吧。(他和若斯，建中與二孩下。張太太把屋子收拾了一會兒。張自縊上。)

張太 你去找那朋友找着了沒有呀？

張 我着倒是找着了。不過他要我不要他再進行保他。恐怕連帶起來，反倒害了自己。  
張太 可是建中怎麼辦呀？眼看又兩個多禮拜了一再這樣就擱下去，是不行的！

張 這些事又不好跟別人說。

張太 只要保他出來一天，行一個禮也就行了。

張 那麼以後呢？假如龍昌雲就再也出不來？

張太 那就見一步說一步了。這孩子得要有父親呀！

張 我們把孩子養大，不也一樣嗎？

張太 我也這樣安慰過她，可是她小聽，總是這樣要死要活的哭。我真沒她辦法！（外邊敲門）來。

（朱太太推門進來。）哦，是朱太太。

朱太 張先生，張太太。你們都在家。

張太 是呀，都在家呢，請坐吧。

朱太 （坐下。張太太給她倒茶。）他爹原也要過來的，

張 朱先生身體好吧？

朱太 （搖頭）不好！一天不如一天了！（擦眼淚）也就是因為他，我纔過來跟你們二位商量，商量

。（辭去）他這幾天精神特別壞，整天惦着自己百歲以後沒有人管他這一份家當。所以嗎，叫我也和張先生張太太你們商量，商量，那天他在你們這裏捉過的那一件，張先生，張太太你們到底覺得怎麼樣？

張太 朱太太，這是兒女們的終身大事，不是短時間能夠決定的。

朱太 你不說過，兒女的婚姻，聽其自主，你們不加以干涉嗎？

張 朱太太，我們是不干涉兒女的婚姻。建華跟你們金玉小姐來往，我們從來沒有干涉過的。他們將來結婚，我也會同意的。但是建華還不算是個長成的人。他還要求學深造。他還要考留學。現在不是他結婚的時候。

朱太 嗚呼，張先生，你不要以為一定要留學，要出洋，餛過金纔吃香。不出洋一樣會發財。出出洋又怎樣呀？還不是要有吃有喝的？我不是自誇。建華只要承受了我們這一份財產，吃喝一輩子是不愁。出洋不出洋又有什麼關係呢？

張太 他想要建華出洋也並不是爲着發財。他從小便鼓勵建華學工程，將來作一個工程師。他只願意他出洋深造，成爲一個人才。

張 朱太太，請你回去告訴朱先生。金玉小姐是一個很好的小姐。我很高興建華將來跟她結婚，但是要建華現在就結婚，而且替你們管家，我是反對的。

朱太 並不是叫他管家，張先生。她父親不過是想早日把財產交給他了。他要做工程，還是一樣可以的。我們朋友間，老年都有房子蓋，什麼工程沒有得作呢？（靜）建華自己也是這樣想。

張 建華？

張太 他怎麼說呀？

朱太 他也是說不一定要出洋。本來是嗎。有得吃有得喝，將來妻子兒女，都不愁沒錢花，還要辛辛



苦苦出洋作什麼？

張 這傻瓜！這沒出息的家伙！

朱太 你們大小姐的親事，又這樣就跌下來了。要不然：：張先生，張太太，你們看，是否可以讓建華先娶。反正現在文明世界，也有許多人是弟弟妹妹跳過姐姐哥哥的了。

張 朱太太！我告訴你，我不贊成建華早婚。他若是要的話，他就不是我的兒子。你們跟他自己說好了！（建華上）。

華 爸爸，媽。哦，朱伯母，您也在這裏。

朱太 是的。建華昨天你答應了的事，你還沒有跟你爸爸媽媽說呢。

華 哦……

朱太 你自己到底怎麼個主意，你就告訴你爸爸媽媽呀。

華 我……我沒怎麼個主意。你已經跟我父親說了？爸爸，媽……您說怎樣？

張 我說怎樣！難道你還不知道我對你的事是怎麼樣的嗎？你已經……了錢財蕩了心，把自己的志向完全放棄了，你還敢來問我說怎樣！

華 爸爸我沒有。

朱太 你明明是答應了，怎麼又說沒有呀。建華，男人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不能這樣三番四覆的。

華 我不過說，假如我父親同意……

朱太 你父親不同意又怎樣呢？

華 那他不同意，我有什麼辦法？

張 我早告訴過你，我沒有這樣沒腰骨，沒志氣的兒子。這樣的兒子我不要！（他帶怒走進屋去）

朱太

好吧！我有像我們金玉這樣的女兒，又有這份財產，那怕沒人娶？這幾年還不是給你就誤了。不然，我現在早抱外孫了！——建華，我讓你想一天。過了今天晚上，到了明天難囉了，你還是這樣三番四覆的，休想我金玉還等着你！

華 （泣）朱伯母，你何必逼我太甚？

朱太 我逼人太甚！你們氣人纔太甚哪！

張太 別這樣說，朱太太。自強的脾氣，你饒了他。建華要是出洋也不過一兩年。我看朱先生雖然不大好，身體還算清健哪，可否先讓他們訂了親，大家放心。

朱太

放心！張太太，你真是會安排，橫豎左右是你便宜。要條紅綾把我的女兒絡上，建華要是不回來呢？豈不是要我的金玉永遠守着嫁不了嗎？我想就算了吧。你不愁討不着好媳婦，我也不愁沒好女婿！（走出。）

華 （追上）朱伯母！朱伯母！（泣。張自強出。）

張 沒出息！

華 他們逼了我幾天了。說要是不答應的話，就把金玉許給別人！

張 那麼你就答應了！你爲着一個金玉就把你的前途毀了？

張太 你想，你父親爲着你們，日夜操勞，還不是想你們能夠成才長進？可是你們總不體諒他的苦心，叫他難過。

華 你們若不同意的話，我也絕對不答應的。（說完又哭。建國提着一個包袱進來）。

張太 你怎了！又回來幹什麼！

國 我不要在九中了！（把包袱放下）。我不要讀書了！

張 不要讀書！恐怕並不是你自己不要，是人家不要你，把你開除了！

國 不是，爸爸，真的不是！實在我自己不要讀了。

張太 爲什麼？

國 我覺得讀書真的無味！

張太 你不愛讀書，你要幹嗎？

國 我還是專從軍。

張 我不是早已告訴你了嗎？你不夠年齡從軍！

國 學校好些人比我還小，也都報了名了。

張 不管人怎樣，你得繼續讀書。

國 現在大家都沒有好好的讀書。

張 人家不好好的讀，你好好的讀不行嗎？都不成器真！枉費我的心血。

張太 沒有一個是聽諛爸爸的，都不聽話。等有一天爸爸和我離開了這個家，都讓你們自由，你們就得寬了！

國 媽！我並不是不聽話。你不要生氣，媽我聽！我一定聽你話。我不過……我不過回家來商議商議吧了。（靜）二姐寫信告訴我，說快出發了。我那天給白同志寫信，他居然回了我的信。真是偉大！（從袋裏掏出那封信。他給我這封信很長，討論了不少人生的問題。（看那信）他稱呼我作「建國弟」多麼親密呀？他說一個人要立大志不怕作小事，你看多麼偉大！所以他寧願離開那個漢奸的家庭，跑到後方來從軍。真偉大！真偉大！媽，他還說我們隨時可以他們那裏去參觀。（春桃上）

建華哥，建華哥。

桃 叫他做什麼？

張太 我表姐請他過去一下。（看見建國）建國，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呀？

桃 剛回來。

今天就走吧？（建國沒有回答）建華哥，請你這會兒就去。

華 好。（慢慢的走出門去，春桃隨着出。她又回頭望着建國，眉目間叫他出去一下。建國看着她的後影，躊躇了一下，走到門口）

建國，你到那裏去？

張太 我一會兒就回來。（不等他母親答應就走了。下。）

張太 (生氣坐下。良久) 你不要太認真。慢慢的教訓他們就是了。

張 罷！罷！辛苦一輩子有什麼用！兒子這樣！女兒又是那樣！(高志飛上)

高 張伯伯，伯母。

張太 阿，志飛，你來了。快坐下。冷吧？(給他倒茶。)

高 我自己來。(接過茶)建中怎樣呀？

張太 還是一樣。剛纔公公和孩子們把她拉出去散步

張 你打聽的消息是怎樣呀？

高 唔。(嘆息一聲)

張太 怎麼了？

高 希望很少！有人說已經解回湖南去；又有人說已經內定了。

張太 內定什麼？

張 定死罪。我也聽見這一說

張太 這怎麼辦呀？

高 伯母，你不要着急。這也並不是確實呢。總之，我們還繼續進行。有一線的希望，我們便進行

一步。多花幾個錢，希望能保他就是。

張太 你想真的可以保他出來嗎，志飛？

高 還很難說。罪太重了。舊的案子，新的案子，都不容他逃的。這也算是建中不幸中之幸了。幸

虧還沒有跟他真正結了婚。其實，像龍昌雲這種，建中根本認識錯了。

張 我早就這樣說。

張太 過去就過去了。還提它作什麼？

高 倒也是。還是勸建中看開些，不要太認真。那份差事，請了長假了吧。改天替她再介紹別的事。

。伯母，你能夠的話，把她帶到山上去住住，讓她散散心。

張太 那好極了！那好極了！志飛，你真好，想得很週到。真好像自家人一樣！（一時無限感慨，泣

。)

高 伯母，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張太 志飛，你不知道！

高 什麼事呀！

張 告訴他。志飛不是外人。

張太 建中，她是走錯了！有了……有了小孩……兩個多月了。

高 喔！這樣！

張太 到那時候，還得要你幫忙。還真的要跑到你那裏去。

張 山上熟人比較少

高 我那裏可以說是一個熟人也沒有。在那裏又清靜，又不愁沒吃的。你們愛住多久都可以的。（建民和白堅上）

民 媽，爸爸。啊，志飛。

白 高先生（和高握手）

高 白先生。你們結束了。將出發了吧？

白 是的，快了。

高 你也是派到綦江吧？

白 不，那是建民同志去的地方。我是派昆明。

高 是什麼工作呀！

白 連訓導員。

張 這是軍中政治部最重要的部分。

高 白先生一定會作得好。

白 過獎！過獎！

民 這次派作連訓導員的，最年輕的，就是他。

張太 建民，你和白先生去拉着那些人沒有呀！

民 見着兩個。

張太 怎麼樣呀！有希望嗎？

民 （搖頭）還挨罵了！

白 原來這位龍先生是犯的這麼法不容透的大罪。謀財害命，貪污敲榨！怎麼會認識了這種人！

民

對不起，白同志，我沒有給你說明白。（辭）真的，我們爲什麼要幫忙這種人，跟這種人求情！剛才見着一位喻先生。他責成白同志沒出息，替這樣的不顧廉恥的國家的賊去說情！

張

倒是的。（嘆氣）委屈了你了，白先生。

白

那裏？那裏？不過，這些貪官污吏真的不要有什麼歉意，該坐牢的就坐牢，該槍斃就槍斃，不應該有什麼人情，什麼保證。（建中推門進。她手拿一張小報，倒坐椅子上，哭。）

張太

建中，怎了？

民

（走前，露着在她前邊）姊姊，你怎麼？（建中只哭。她從她手裏把報紙拿來看，白與高走過來站在她旁邊看。）

張太

報上說的什麼？（建民把報紙遞給張。）

中

他已經給槍斃了！

張太

什麼？

高

我想未必吧。！小報的話不要相信。

張太

是呀，不會的。建中，你不要相信。

中

我不要活了！你讓我死去。（要起來，他們把她按住）讓我死去吧，死去！（哭）

張

建中，這是弱者的表現！你正得要勇敢，得要有毅力忍受一切，負担一切。我們都在盡力幫你的忙。你妹妹，志飛，連白先生也都在幫你的忙。不過，你自己得要挺身起來，別人纔能夠幫忙你。



中 秦

我不要！讓我死了完事！（哭。秦月梅上。）

噯呀，真英姐，你看，建中的災難，我剛纔才知道呀？你們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呀？Francis準可以幫你們忙呀。外國人到底面子大一點。什麼大官不聽他們的話呀？要是他去替龍昌雲說一句話，要是我早知道，要是叫他去，他一定去的，包管早就放出來了！現在我們什麼都靠美國，美國人說什麼就什麼，比什麼人說話都靈活，都吃香，難道這一點兒情面都不給嗎？就是我把，大人物們，我也認得不少，我也可以幫忙跑跑，也總可以通容呀。可是你們總不告訴我，我也總不知道。你知道嗎？我這兩個禮拜忙透了，預備結婚，又忙的整理出國，忙的連 dance 都沒去跳。（思索）要不然我叫 Francis 下午去跑一趟。不過，太晚了。明天一早我們就要飛美國。噯，真英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爲什麼一結婚就把新郎官掙去呀？（靜默。秦抽烟。）

張 秦

他們根本沒有結婚。你不要隨便說他們已經結了婚。

那麼，那麼，就是在結婚以前掙去的了？哈！哈！原來那天的婚沒有結成？噫！噫！真是千古奇聞，未先結禱先分離了。那麼，建中，你還是個章貞女哪？（走前）你哭什麼呢？（拍建中肩膀）不要傷心，保重身體吧。姨媽再替你介紹一個。你知道嗎？這龍昌雲我早就知道他不是個好人。他原來求過我的。後來……後來……當然了，Francis 追求我，當然是外國人勝利了。不要緊，建中，Never Mind 反正你還沒有跟他……跟他真正結了婚呢。我再來替你介紹一個。這趟得要外國人了，不要中國人。

張

（怒）秦姨媽，你不要跟建中說這些話！

秦

（笑）不要緊的，姐夫！你們都不要擔心。把建中交給我吧。快去洗洗臉，給打扮打扮。我帶你出去玩。我今天晚上七點鐘結婚，完了，有個 Dancing Party。你還是做我的伴姑好了。我早就許請你當我的 *Best Maid* 的，到底你還是等作了我的伴姑纔……纔……快！快！乖乖的聽姨媽話沒錯。今天晚上有的是漂亮的外國軍官，你喜歡那一個就告訴我，包管你成功。

中

我不要，你走吧！

秦

你瞧，這何苦？你又不嫁了給他。犯不上替他這樣傷心。

中

誰說我傷心？

秦

不傷心就好，那麼就不要哭了。

中

我沒哭！

秦

那麼就把從前的臉，從前那個 *Upset face* 擺起來，不要像這樣的哭喪臉，你看，臉青青的，像個少寡婦。犯不上！我告訴你，建中，真是犯不上。你說不是呀，姐夫，是不是呀？蕙英姐？（他們不答。）快進去 *Make up*，打扮打扮，跟姨媽來。你知道嗎？姨媽今天晚上，就結婚，明天大清早就飛出洋了。要幫你忙也只有這半天了。今天晚上的 *Dancing Party* 機會不可失。你是個明白的女孩子呀。外國 *Boys* 比中國 *Boys* 好得多了。就是結不成婚，來往來往也好呀！你知道現在的美金多麼貴。一塊金洋換法幣三千多！

張

（怒）你說夠了吧？可以回去了吧？

蘇 姊夫，你要趕我走嗎？

張太 不是趕你。不過你今天忙得很，早點回去收拾收拾呀。

秦 我有的是人替我收拾，我也不過是爲着建中的好處吧了。建中你到底來不來呀？

中 不來！你走吧。

秦 連當我的伴姑也不嗎？你早就答應了我的。

中 我不要再當！我什麼都不要當了！

秦 你瞧你，建中。難道你真的爲着龍昌雲守一輩子？

中 請你不要說了！我不聽！你走吧！走吧！（跑進屋裏去。）

秦 喲！建中的頭腦怎麼這樣舊呢？學堂出來的女孩子，這麼落伍。

秦 秦姨媽，你不說忙得很嗎？在我們這裏就誤你時間不少了。

民 建民，你也要趕我走嗎？我以爲你比你姊姊文明點。趕明兒跌子給捉去，難道你也像你姐姐一

樣哭哭啼啼不開嗎？

高 我說，你不要隨便扯着人開玩笑！

秦 （笑）噯唷，跌子，你別着急。你不會給捉去的，建民包管也不會哭你像建中哭龍昌雲一樣。

民 （抽咽）建民，你來，當我的伴姑怎麼樣？

秦 謝謝你，我沒有那工夫。

民 其實你長得不錯的。可是不要穿這件大兵哥的灰棉衣。像外國女兵一樣，嘩噠衣裙。皮靴子，

頭上一頂小帽子，那纔漂亮哪。

你就知道誘漂亮！

女人不講漂亮，誰講漂亮呀！聽說你在關上也很Popular，Nickname 叫關上花，是不是呀！

秦姨媽，你不理管這些閒事好不好？

有個小白臉很喜歡你，不是嗎？「白白自由戀着關上花，氣得燕子哭啼啼！」不是都這樣唱嗎？荒唐！這些我受不了！

哦你這位是誰呀？

我叫白堅！

說的小白臉就是你吧？

胡說！不要臉的話！

怎麼了？說你喜歡建民，沒有錯吧？（不答）那有什麼不對呀！

我喜歡建民，當然沒有什麼不對，但是由你說了就不對！態度不對，觀念不對，整個靈魂聲調動作都不對，贖污，卑賤，無恥！主人趕你不走，讓我來趕你。

勸！你不要以為你是個學生軍就兇起來。人家外國兵禮貌得很，尤其是對女太太小姐們特別客氣。你纔無恥哪，人家建民從小跟燕子好。兩小無猜（她諷刺）心心相印，你忽然把建民引誘上鉤，拆散人家的姻緣。害的燕子哭哭啼啼，投江不得，上吊不成。

胡說，你這樣順嘴開河，嘔的什麼臭話。

高 秦 白 秦 白 秦 白 秦 白 秦 民 秦 民

秦 嗷，跌子，我好心幫你，你却來罵我。

白 你走不走呀？看我把你趕出去！

張 回去吧，不要再在這裏胡說了。

秦 你姐夫也在趕我，我還在這裏幹嗎？我不過存的好心。要幫你們忙吧了。

張 不要你的幫忙，你走吧！

張太 月梅你還是回去吧。（半推半送的送她走到門口）

秦 你得教訓教訓這些年青人。沒有對 *Miss* 這樣不客氣的，人家外國人一點也不是這樣。（下）

張 這個怪物，以後不准她再來，都是她鬧的！

張太 她明天也出洋了。

張 你聽她說！

白 張先生，張伯母，我走了。建民同志，（和她握手）再見了，祝你到葦江後工作順利。

民 （懷疑）你不說一會兒到國泰去看電影嗎？

白 我忽然想起有件事要辦，不能去看了。

張太 那麼也吃過飯才走呀？

白 不吃了，謝謝。

民 不要忘了替我們去打聽葦江的船期。

白 不會忘記的。什麼時候開，我寫信告訴你。

寫信？

白 (和高握手) 高先生，再見了。我很高興認識了你。祝你成功。

別忘了到我那邊去參觀。

白 恐怕來不及了。一樣謝謝你。(再和他握手) 高先生，請你放心，我絕對不要……我絕不……

絕不是個無恥的人。

高 白先生，你說的什麼話？你不要聽那個女人說的謊話！

白 我明白的，請你放心好了。再見。(對張等) 再見。(他轉頭便走)。

白 堅！白……(走前兩步，停止) 他走了，都是那個瘋子！

高 我把他追回來。(跑出去。)

張 大概是耍跟他解釋。

民 他很講公道，也很大方的。他幾次跟我提着志飛，讚美志飛。

張 志飛也很大方，也常讚美他。(靜默)

張 建民，你真的不喜歡志飛嗎？

民 爸爸，我很喜歡志飛

張 那麼……

民 不過他和我合……不配合。

張 你想過了嗎？想清楚了嗎？

張 民 我想過了，想得很清楚。爸爸，你要跟我說什麼呢？

張 不要跟你說什麼。我絕不會勉強你的。不過我要知道。（又靜寂了）這姓白的，這位白堅。你跟他的底怎樣呀？

張 沒怎樣。我跟他認識了纔一個月多一點。

張 你沒有覺得他和你不合呀？

張 我……我不知道。

張 （微笑）你還是個女孩子。

張 她是個女孩子呀。

張 二小姐，你不能把你心裏的感覺告訴你的母親和我嗎？

張 怎樣不能呢？

張 你喜歡白堅？

張 我喜歡不喜歡他有什麼關係呢？他突然不理我就走了！

張 瞧，我說你還是個女孩子沒錯吧？怎麼有關係呢？你不喜歡他便吧，你喜歡他你得讓他知道你是喜歡他。為什麼你不說明白給他聽？等他走了你又懊惱。

張 爸爸，你是個男人，所以很容易這樣說。

張 那有什麼分別呢？男的喜歡女的，女的喜歡男的，都應該坦白吐露。你不表示，他怎知道你心裏想的什麼？（高志飛回來）

高 我跟他解釋了。

張 他怎麼說？

高 答應呆會兒來跟建民去看戲。

張太 志飛，你真是個好人！

高 我也沒有什麼好。我不過照道理作吧了。（靜）建民，這白堅……我很佩服他。

民 （有點疚歎）謝謝你，志飛，我一告訴他。他幾次跟我提起你，也說很佩服你。（建中從屋子出來，倒了一杯開水，又走進屋子去。張太太跟着她後邊。）

張太 建中，你要吃的什麼？（跑進屋裏去。一會兒和建中抱着一團出來，互相搶着那隻杯子。）  
中 媽，你難猜連開水也不准我喝？

張太 （杯子搶了）自強，你拿着！（張走前拿了那杯子）看看是什麼。（高志飛從張手裏拿過去那杯子，走近窗前看。）

中 建中，你怎麼了？

高 沒什麼。我不過想喝口水。

張太 （檢驗杯裏的東西，建民也站在旁邊看。他後用手指試了一點嘗嘗）是砒霜。

中 傻孩子，你何苦要這樣？你簡直嚇死我了！

張太 媽，你讓我！（還想去搶那杯子）讓我喝了，什麼都完了！也不要麻煩你們，叫你們操心，孩子，你說這樣的話，叫我好傷心！（泣）



民 姐姐，你不要這樣。你看媽多難過呀？你知道你的事也是我們的事，我們願意盡力幫忙你，一點也不叫你覺得委屈。

高 建中，我雖然不是你們的親哥哥，可是總當你們是我的親妹妹。我敢說我願意出最大的力量幫你的忙。若是金錢有用的話，我願意拿出我所有的錢來。

張太 志飛真的比親哥哥還好了。他答應讓你到他的農場去住，和我一同去，一直到……一直到孩子出世。

中 你告訴他！

張 有什麼關係呢？志飛不止肯出錢，還肯盡他的精神，花費他的時間來幫你忙。你這兩個禮拜差不多天天替你跑。你妹妹，你母親，和我都在這裏時刻替你設法，只希望能減輕你的痛苦。你在這樣的家庭，這樣的環境，也總算不錯了吧？沒有人責備過你一句話，反倒還更加愛你，更加要幫你的忙，你也想想，覺得自與自慰才是。你自己作了一件事，你自己也得要負責。鼓起勇氣來，堅毅的征服煩惱若罔。你不能夠這樣喪氣消極，想一死了事。須知這孩子的生命是你給他的，你得要負責把他帶到世界來，繼續生活。

中 我不要他活。我不要他做一個沒有父親的人。我不要他到這世界來受罪！（又哭）你瞧，你瞧！說這樣沒天理的話。怎麼辦呀！

民 姊姊，進屋子歇歇吧。明天我跟媽陪你到歌樂山去，轉換轉換環境就好。（扶她）  
中 （揮開手）我不用你陪（起來走進屋去。張太太跟她進去。）

高 民 似這樣得多兩個人看着她。(張嘆氣)  
她就怕孩子出來沒有父親。

高 民 其實怕什麼。等生了以後，伯母給養大了，不是一樣？要不然，過繼給我也要得。

高 民 那他沒有母親了。你不知道，姐姐想一件事，總是想不開。她平素最可憐的是沒父親的私生子。從前我們在小學的時候，有一個小孩是路邊檢來養的，人家都說他是個私生子，所以個個都欺負他。姐姐也常常欺負他。大概這印像現在還在她腦子裏。

高 民 私生子到處受人欺負，倒是真的。

高 民 現在最好讓他馬上就結縵。

高 民 也就是因為這樣，我們纔這麼出力爲龍昌雲跑。不然的話，我們幹嗎替一個謀財害命的貪官污吏到處求情呢？(嘆氣)

高 民 (思索)我想……龍昌雲，我想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了。怎的給姐姐介紹別一個人，趕快結婚，還可以保護她跟她的孩子。

高 民 (不禁失笑)小姐，你真是妙想天開！天下間那裏來這麼一個人？(建國跑進來。手裏拿着一隻鷄爪。)

高 民 爸爸，有人給你打電話，叫你去聽。

高 民 誰打來的呀？你那隻鷄爪。那兒來的？快替我丟掉！

高 民 (把鷄爪咬了兩口，丟到字紙簍去)馮家的用人接的，叫你快去聽。(張起來。建國又跑出去)

了。張下。）

（他和建民半響無言。大家都像很煩惱，都在思索着）。建民（建民抬頭）你剛纔說，希望有一個人快跟建中結婚，好保護她和她的孩子。

（笑）可是像爸爸的說的天下間那裏來這麼一個人呀？也許不須要從那裏來。

（驚視高）那麼，那裏來呢？

也許就在眼前。

志飛！

建民，你沒有想到我大可以保護建中和她的孩子嗎？

志飛，你？（驚喜地走前跟他握手，頃刻後却感到他太犧牲了。）可是志飛，你不能够，你太犧牲了。

無所謂什麼犧牲，是我自己願意的。

志飛，我不願意你這樣做，你也得替自己想一想。

我想做一件事叫我自己感到快樂，你也不願意嗎？

我當然願意你快樂，可是：：：你應該細細考慮考慮，免得將來後悔。不會後悔的。

我到底覺得你太犧牲了。

高 什麼叫犧牲呢？我想根本就不應該有犧牲兩個字，假如一個人做了一件犧牲的事，他自己得到快樂那便是代價了，那便不能說是犧牲。

民 你這樣看便好，我只怕……我應該怎樣感謝你。志飛，你是這麼一個好人！你把我們人的重担都卸下了！（上前吻他一下，張自強返）

張 是陳先生打來的。

高 說什麼了！

張 他倒真熱心，找着確實的消息了。

高 怎麼樣呀？

張 說真的已經內定了，槍斃。

高 真的執起法來了。

民 早該如此！

張 （嘆氣）可是建中這樣要死要活的也確是問題。

民 爸爸，你放心。你剛才不相信天下間會有一個人肯馬上和姊姊結婚，保護她和她的孩子。現在，這個人，就在此地。（走到志飛旁，像介紹的樣子。）

張 志飛，你？

高 是的，張伯伯，假如建中也願意的話。

民 我去告訴她！（走進屋去）。

張 志飛，我真的很感激你。可是你并不是愛建中。  
高 當然說不上愛的。

張 那麼，專是爲着保護她和她的孩子，你自己豈不是太喫虧？

高 有時候喫虧也覺得是甜蜜的。

張 是建民提議的，不是她叫你吧？

高 不是，不是！完全是我自己自願的。

張 但是你是爲着她纔要這樣做？

高 當然也是爲着建中，也是爲着我自己。張伯伯，你是知道的。我愛建民，從小到現在，已經二十年了。我現在絕對不能夠否認，我是愛她。我不獨愛她，我還愛她現近的一切。老實說我連那個姓白的都很佩服，人家說我會忌妒，我的確沒有忌妒，我只希望他和建民能夠結合，能夠永遠快樂，我剛纔追他出去向他解釋，他說不願意奪我所愛，堅決以後不再和建民來往，我跟他說，我說建民不過是從小相識，如兄如妹罷了，根本沒有什麼。他這個人也真特別，說非要我結了婚之後他不和建民作更進一步的交情，我答應了他，他纔答應我一會兒來邀建民去看戲。

張 志飛，（很誠懇的握着他手）你這樣替建民設想，我很抱歉，她真正對你不起了！

高 這也不能怪她，她是對的，我們兩個確是不合。

張 我只希望建中能夠好好的做你的賢內助，我不是要哄你，我這兩個女孩比較起來，建中倒是副

服點，也比較容易滿足。

高 請您告訴建中，我們的結合，純是爲着保護她和她的孩子。她對於我不須有什麼義務，她隨時可以享受她的自由，我絕不干涉她。

張 那何必這樣呢？讓我來跟她說，建中，建中，你們出來。媽，你跟建中出來呀。（張太太和建中出，建民跟在後邊。）

張太 （走前和高握手）志飛，我真不知道怎的感謝你！

張 建中，志飛可以說是天下間最好的人，偉大，仁愛，犧牲。他願意保護你和你的孩子。你們選個日子舉行一個簡單的婚禮，就到歌樂山去好了。（建中哭而不答。）

高 （走到建中的椅子旁邊，撫着她）是呀，就這兩天吧。後天可以趕得及嗎，志飛。可以的吧。

民 今天晚上就拿啓事去登，姊姊，我來當你的伴姑。

張太 是呀，趁你妹妹在家，她也可以跟你到歌樂山去住幾天。（建中仍哭着，外邊歌聲，唱着從軍歌，建國跑上，嘴裏喫着東西。）

高 青年軍來了！青年軍來了！白同志也跟他們在一起。

國 在那兒？請他們進來。

張太 到老公公家裏去了！（跑出去，志飛跟着出。）

國 （對建中）志飛真是一個好人。這也算是你的運氣了，不然，那裏我這麼一個人呀？

中 (仍哭)我從來就沒想到要嫁一個瞎子!

張太 那有什麼要緊呢?反正人好就好了。

民 我敢担保他一定能夠使你快樂。

中 那麼你爲什麼不要他呢?你自己不要他,又放不下他,就叫他來跟我!

張 建中,你不能說這種歪扭的話!(靜默)

中 還是讓我死了乾淨!

民 姊姊!(很誠懇的走到她面前)請你相信我,相信我們,我們都是誠誠懇懇的愛你,都想盡方法幫助你,減輕你的憂慮,你看媽媽爲着你瘦的多少,爸爸爲了你,請了假,天天替你跑,他們因爲你不快樂,他們也不快樂,不能吃,不能睡。至於志飛呢,他兩天三天就從歌樂山跑下來,也是無時無刻不爲着你的事。你們說他喜歡我,是的,他是喜歡我,可是他們何止喜歡我?他也喜歡你,也喜歡哥哥和弟弟。他喜歡我們一家人,愛我們一家人,他愛爸爸和媽媽好像愛他自己的父母一樣。

張太 建民說的一點不錯。

民 他簡直就是我們家裏的一個大哥哥。我們家裏誰有事他不掛記,不擔憂呢?他天生就是這麼一個好人,以助人來尋求快樂的,說我不要他,他又來要你,那就辜負他一片善意了。姊姊,你和我都是爸爸和媽媽的女兒,我們是一個懷裏養出來的親姊妹,我自問是真心的,難道你一點不愛我,不相信我?(跪在建中前邊)姊姊。我求你相信我們!我求你不要再說要死的話來傷

爸爸和媽媽的心，你這樣太對不起他們，也對不起志飛，更對不起你自己和你的孩子呀。（哭起來。建中也抱她哭）。

中 （良久）我也知道我的脾氣已經壞透！我簡直是瘋了！你起來吧。我再也不鬧就是。

張太 這纔是個聰明的孩子。（建華上）

民 哥哥，你快來恭喜姐姐。

華 已經保出來了嗎？

民 不！是志飛！他要跟……姐姐要跟志飛結婚了！

華 （驚異）什麼？志飛！怎麼……怎麼我一點不知道。

民 誰還讓你知道繼續結婚哦？你整天就不在家，就知道有金有玉。

華 （看看他父親，又看看他母親）真的？

張太 是的，我們正在商量，後天就舉行婚禮。

民 你當伴郎，我當伴姑，還是讓淑蕩蓮當花童。

華 （走至建中前），姐姐恭喜你！

中 有什麼好恭喜？

民 我想，我們得熱鬧點。爸爸，婚禮不要太簡單，這是我們家頭一次的喜事。志飛又不愁沒錢花。況且，他的錢又是自己勞心勞力，光明正大賺來的。哥哥，我們呆會兒就把結婚喜事擬好送大公報和中央日報。



華 爸爸，我已經和金玉說好了。

張 你和他們說什麼，可以不必告訴我。

張太 說好什麼了？

華 我還是攷留學。我始終要做一個工程師。

張 你相信你自己這是最後的決定嗎？

華 是的，爸爸，是最後的決定，永遠不改變的。

張太 她父親母親怎麼說呀？

華 不管他們怎樣說。但金玉已經答應我了，一定等我留學回來。

張 她母親不說，若是你們現在不結婚的話，就把女兒許給別人？

華 她是這樣說，可是金玉剛纔說過自己硬是不肯嫁給別人，他們也沒辦法。她說他們若是逼得她

太厲害的話，她便死給她們看。

張 那麼你就好好的準備，以後好好的幹。你有一個好的妻子幫你的忙，你的前途是有希望的。

民 金玉到底是一個堅強的女子，姐姐，你還是請她當伴姑。

張太 兩個伴姑不更好嗎？（高志飛，白堅，和建崗上）。

國 媽，我也去看電影——「威爾遜總統傳」是請青年軍看的。不要買票。白同志說也可以帶我去

看。

民 不去看了。咱們家裏還有更高興的事情。

國 高興的事情？是不是打牙祭呀？

張太 你就知道吃！（看看他的油嘴）你還不快點替我擦乾淨你那嘴臉。（建國擦着嘴臉）。

民 姊姊跟志飛定了親了。過兩天就要結婚。

白 哦！恭喜！恭喜！高先生！（堅提高手）。

高 謝謝！

國 志飛哥哥，你真的……（看看志飛，又看建民）。你真的和我大姐結婚？（高點首）那麼我就要叫你作姊夫了。在那裏結婚呀？也是在嘉陵賓館嗎？也是吃西餐吧？

白 （對建民）建民同志，周同志他們特別來邀你一同去看那電影。

民 我今天沒有工夫去看了。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辦呢。

白 （對志飛）要我幫忙吧？

高 謝謝你。我想……我想也沒什麼事情要幫忙吧？

民 怎麼沒有呢！要借禮堂，要送請帖，要定花，定茶，還有禮服頭紗要去租。

國 我去定茶，我知道嘉陵賓館在那裏了。

華 少搞亂，討厭！

國 你才討厭哪！又不是你結婚！

民 （忽然笑了）你們的定婚戒指還沒有呢。

張太 對了，志飛，你呆會兒帶建中到隆興祥去挑一個。

高 不用。我有的。(從胸前抽出一條金鍊子來，鍊子上扣上一個小盒子。他從盒子拿出一個金鑲鑽戒指來。)這是我母親留下的，還是她囑咐的。(他把金鍊交給張太太，然後拿着戒指走到建中前)建中，讓我跟你帶上。(建中站起來，伸出手，志飛替她戴上。建中一時又傷心起來，伏在他肩上架，他撫慰着)建中，我很明白你。你只須當我是你的親哥哥一樣。我必定盡我的力量使你快樂，使你幸福。

中 謝謝你，志飛。

張 讓我先來恭喜你們。(和志飛握手)

高 謝謝你，張伯伯。

民 叫爸爸纔對呀。(大家笑)

張 (和建中握手，另一隻手拍着她的肩膀)建中，你和志飛是再合適不過的。

張太 是的，你爸爸早就這樣說。(建中又倚在她母親的胸前哭)別哭！別哭。這纔是你的福氣。

民 姊姊，讓我來恭喜你。(走前握建中手)

中 謝謝你，妹妹。

白 高先生讓我再來恭喜你。(與高握手)

高 謝謝，謝謝！

白 (向建中)張小姐，恭喜！

中 謝謝。

華 志飛哥。(興高握手)

高 謝謝你，建華。

國 (搶上去)還有我呢。(握高手)恭喜！恭喜！

高 (很慈愛地)謝謝你，建國。(走到張太太前)伯母，媽，我可以這樣稱呼吧？我常常當你是自己的母親一樣的。

張太 (一手握高手，一手仍抱着建中)我也常常當你是我自己的兒子一樣的，志飛。現在你真是我的兒子了，我是多快樂呀！

華 (笑)媽就喜歡你。你纔是她的好兒子。我們都不是。

高 (笑)你忌妒吧？

華 當然。

國 我不。

張太 建華倒是個好兒子了，他還是決定放出洋。

民 而且金玉還答應等他。

高 那就好極了，那就沒有問題了！

白 建民同志。

民 嗯？

白 你們的船期我已經查清楚了。是下星期一。

民 下星期一。

張太 下星期一？今天是星期四。那麼還只有……

國 只有三天

白 四天。

高 你什麼時候走？你還不走罷！

白 我們還無期呢。

張 你們還要等飛機麼？

白 是呀，等飛機真不容易。

國 爸爸，我還是要去從軍！

張 你又來了！說你不够年齡！不可以去！

國 可以的，別人也都去了！就許他們！什麼都欺負我，壓迫我！

張太 誰壓迫你呀？

國 姊姊結婚了，哥哥出洋了，二姊也要出發了，只有我呆在家裏，什麼都不許我！

張太 什麼都不許你！不是許你讀書嗎，你偏不讀！

國 我不愛讀，讀書有什麼用處！

建國，你來。（建國走過去）你問問白先生，問他讀書有用處不，問他是不是像你這麼大就從軍，是不是還沒有讀完初中就從軍。

白 小弟弟。

白 同志。

白 你爸爸和媽媽說的是對的。你得先要讀書。

白 你不說你也還沒有大學畢業嗎？

白 可是我早已高中畢業了。我從軍的時候也不像你這麼小。我已經二十三歲了。你把書讀完了。等高中畢業，大學畢業，那時進陸軍學校，海軍空軍學校都沒有問題。爲什麼要這麼着急呢？不着急，仗快要完了。完了以後要從軍也不能從了。

白 (笑) 誰說不能……只要你有志願。

白 不打仗了，還要從軍做什麼呢？

白 從軍不專是爲打仗，也是爲着國防，戰時須要軍人，戰後也須要軍人的。我們勝利以後，更須要良好的，勇敢的，愛國的青年軍人，來保衛國家。你現在好好努力讀書，將來做陸軍海軍空軍都由你。

白 那麼我還要當空軍。

白 你要學空軍，那麼你身體得要好，要高大，像你現在這樣還不夠的。

白 我還要長呢。

白 那是呀，等長定了，夠高夠重夠靈魄纔配做保衛國家的軍人。

白 大概還有兩年，我便有你那麼高了。

白 學空軍還要會弄機械，要懂物理，那麼你得用工學數學。

白 我就討厭數學。

白 你還有要學好外國文，以後好到外國學人家的好東西回來。

白 外國文，我們學校的外國英文先生還不錯呀。

白 那麼你就回到學校去讀書，不要隨便跑回來。

張 我的外國英文也還可以說得通。那天在朝天門碰見一步外國兵的吉普車，我伸開手站在路中間截他。那外國兵停了。我說：「好不好？頂好？」他說：「頂好！」我說「Please you, Bring ito home」他說「All right」，他便請我上車，坐在旁邊，我問他吃過飯了沒有。「You eat here」他笑了，搖頭。後來把一盒東西拿出來讓我吃，有餅子，有朱咕叻糖，好吃極了，還有煙捲。我說：「Goody, goody eat, fery goody eat, 他笑了，說：「You Dike eat, 我說：「Yes yes, 後來他又問我叫什麼名字。

白 他怎麼說呀！

白 『Wait you name.』你猜我不會！

白 你怎麼說？

白 我說：「I nam建國張。外國人是把姓放在後邊的。後來他又問我住那裏我說：「I live in 大家路（思案）兩路口……兩是Two，路是Road口是mouth, two lead mouth（大家都笑。）

白 能幹，能幹！

華 可以出洋了！

國 反正我不跟你一起去。等到大學畢業，我的外國英文比你說得還要好。（外邊有人叫白堅和建民。門開，翁老先生，藹荻藹蓮和周，鷓，郭三位青年軍上）

翁 二小姐，請你看電影去了。

荻 請你去。看電影。

蓮 走呀。

周 對不起我不去了。

郭 怎麼不去了？

白 她有事。我們去好了。

張 看完，請回來吃晚飯。

高 我來請，請你們四位都到。還有翁老先生，郭太太和藹荻藹蓮。

鷓 不好意思吧？

翁 （笑）不要緊。我們回來吃就是。

白 什麼事呀？是替二小姐送行嗎？

國 不是的。是他定親了。

翁 哦，高先生，恭喜你！（他和高握手，轉頭恭喜建民）。

民 是的，公公。志飛和姐姐定婚了。



翁 呵！呵！呵！恭喜大小姐！

國 是到外邊館子吃呢？還是叫回來？朱伯伯他們也請罷？

高 哽，對了，當然也請的。

國 我去請！

張太 你忙什麼？（他已經跑出去了。外邊街上傳來從軍歌）。

周 唔，他們已經來了，我們快去，跟他們一起走。走吧！走吧！

魏 （起。）再見！

郭 再見（他們三人走出去）。

民 （向他們招手）再見，再見！（建國奔入。後邊跟着朱太太，金玉和春桃。）

國 他們走了？（金玉跑到建中面前，緊握她手）

王 （拉着建中）建中姐，恭喜你！

朱太 恭喜！恭喜！真是喜事重重！辦完一次又一次，……（自知失言，靜默）。高先生，你真正福

氣呀！

高 謝謝你朱太太，今晚上請跟朱先生跟金玉小姐吃頓便飯。

國 春桃，也要請你的。（看看志飛）。

國 當然也請的。

朱太 是吃的文定酒吧。我說，張太太你剛才說的先讓建華金玉訂了婚，我也跟他父親說了，他說這

樣也好。(一個個都看着金玉，金玉難爲情起來躲在建中身後)。

金玉你能鼓勵建華向上求進取我很感激你。

張太

他常說，只要有一個好女人，男人是好好可壞的。建華，還不上來謝謝朱伯母？

張太

現在可以叫媽了。(大家笑，外邊周，郭等的聲音：「白同志，白堅！快來呀！」建國走到門口看。)

白

快來了，等一等。建民，你真的不去了嗎？

民

我是不去了。(去罷。回來吃志飛的喜酒，我們等你。

國

我也不去了。我要去定菜。

白

再見了，各位，再見。(大家也說「再見」。白下)。

國

(站在門口，向外望，一直還招着手)，回來吃飯呵，都回來呵！(他們在院子和着街上的那羣青年軍唱着從軍歌。建民建國翁老先生和二孩都唱着，春桃站在建國旁邊，很羨慕地看着他)

)(偉大！偉大！春桃我要當空軍去了。

桃

什麼時候呀？

國

等讀完書，白同志說的，叫我讀完書纔從軍還不晚。我要學空軍，飛的很高很高。飛到天頂去，飛到雲彩裏面，飛到天堂！多麼偉大！

桃

會掉下來的。

國

不怕：我把你帶上去。

桃 我才不敢哪。

國 你試試就敢。(以手作勢飛着。一邊又和着外邊的歌聲。春桃也以手作飛行樣。諷諷諷也學着飛)。

朱太

春桃！你裝的什麼怪樣？替我規規矩矩的，(春桃垂手。但建國仍邊唱邊飛。現在大家的注意都轉到建華和金玉，建中和志飛來了。不知什麼時候建華把金玉帶到窗下，切切私語，而建中也走過去，站在志飛旁邊了。建民最初看見一邊笑一邊叫着大家看。大家都笑了。建國仍向着門口飛着唱着，後來他回過頭來，見大家都笑了，都在笑，他也停止了)。

國

我們什麼時候去定案呀？(幕下，)

(全劇終)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書 名 時 代 插 曲

編 著 者 李 曼 瑰

出 版 者 時 代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中 央 青 年 出 版 社

(南京鹽後街12號)

出 版 年 月 三 十 六 年 九 月 初 版

定 價 每 冊 五 千 元

# 1947 2  
9  
6255-061

(3)

